宣祖朝 下

光海朝 上

輯要 十

朝野輯要卷之十

宣祖朝下　壬辰丁酉殉節諸臣

宋象賢字德求號泉谷　宣廟科以將才補壬辰為東萊府使城陷公遂取朝衣穿甲上踞胡床坐賊逼畧不動有一賊平調益曾受公惠目公使避於城傍隙至牽衣示之公不應下床北向拜〻已手題扇面致于父復興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令其下曰吾腰下有痣如豆以此為驗而收吾屍遂遇害助防將洪允寬梁山倅趙英珪教授盧盖邦裨將宋鳳壽金希壽校生文德謙梁通漢府民金祥府奴及唱皆死俄而平義智玄蘇等至出賊之害公者戮之

尋公屍及公妾之見殺者葬東門外立木表之乙未 上令
慶兵金應瑞使其家人與櫬而故萊人號哭迎送于百里者
七十餘人平義智逢公櫬下馬送之後賊謂我人曰循國忠
臣惟宋東萊一人也公櫬之在賊中也府人還東者每於公
諱日及節辰必祭之歲以為常後抵公弟象仁家叙公伏節
時事鳴咽不勝餽之不食曰見公弟如見公奚忍食肉朝廷
廩其家官其子○公之妾金蟾咸興妓也蟾知公將取義即與
女妓今春踰衛墻往公所則賊害公矣蟾被擄罵不絶者三日遂為
賊所殺賊義之並公葬李氏女亦公妾也公以賊將追遣
還京行一日聞城陷痛哭曰吾寧死於所天遂返東萊與婢

萬今共被擄渡海秀吉将納之李以死拒之秀吉義而釋
之與前閔白妻源氏處別院竟全節而殁李氏懷公彩纓
以献於公夫人相持痛哭○申汝櫓者庶流也随公赴萊
公以汝櫓有老母恐被賊遣還汝櫓聞賊陷萊謂人曰吾
受公恩臨乱愛死乎遂詣公同死○乙未冬公之子仁及
夢見父〻曰禍乱未定前頭事有不可言何時瞑目仍寄
詩曰否運重回士女殲丙子之禍碧於藍西行鐵笔愁無
酒東走金剛喜有塩翠蓋曾驚遼鶴唳黃巾竟碎漢靴尖
他年待得干戈息好収吾骨瘴海南云當時所傳未知真否
○趙英珪長城人曾為龍川時久不聞其母消息繫書犬

頸撫而言之犬垂頭若聽者而去數日受答書來人謂孝
感壬辰為梁山倅馳來東萊謂象賢曰公將何為曰唯有
死耳英珪曰當從公耳然有母在敀與相訣且指避亂處
來果及期與同死
○鄭撥字子固開國功臣熙啓後也壬辰以釜山僉使出
獵絶影島蒼黃入城賊已環城撥射賊賊屍堆積賊相戒
曰莫近黑衣將軍蓋穿黑色袍也矢盡從者請避撥笑曰
吾當為此城鬼遂遇害妾愛香年十八自刎屍傍奴月龍
亦赴賊死○腏享宋泉谷祠○宣傳官朴英珽適奉使至
被執不屈而死多大僉使尹興華亦戰死

○申砬字立之草庵鐮孫也二十二中武科以穩城府使搗蕃胡巢穴有嫗携其女乞命其女色絶美砬立斬之曰尤物害人壬辰爲都巡邊旣辞下階紗帽落地見者色變到龍仁狀啓不署名人疑其心已亂到忠州金汝岉請守鳥嶺不聽曰我兵皆白徒不置死地難得力矣乃於彈琴臺前背水而陣敗績砬與汝岉投江死賊過鳥嶺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摠兵可謂無謀矣○弟硈兵使臨津戰死弟磼蔭仕奉母避亂遇賊母投崖磼亦自投死砬子景禎景裕景禋皆靖社封君○尹坡潭過磧川詩古塢芳草幾回新無限香閨夢裡人風雨過來寒食節髑髏碧苔又殘春

其夜諸鬼迎謝曰有詩皆傾會末句凄切不堪讀云

●金汝岉字士秀少英特多力便弓馬二十進士三十魁文科手神俊彩無能先者喜施與重然諾事母如嚴父或有誨責終日伏戶外不命不退與徐義州益林暘城植最相合二公皆有母公奉之如大夫二公之爲之也亦然公於詞賦詩文并善酬酢恭蹄亦無凡筆○大臣薦牧義州壬辰辟連譯人獄事將叵測會邊報至上令貰過自效隨申砬忠州砬不聽公而背水陣公知必敗與子書曰男兒死國戰耳但國恥未雪壯志未成是以負恨賊大進砬蒼黃欲馳奏公環甲臂弓鳴毛飆、無一字誤覩者嘖、

竟赴水死○子塗靖社勳
○申恪以副元帥遇賊楊州敗之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
都元帥金命元啓恪不從令命宣傳斬之俄而捷至追不
及恪嘗修延安城池器械後李廷馣獲全恪之功也死非
其罪人莫不冤之
○劉克良少孤登武科歷官清顯以將才薦官至副元帥
○一日母謂曰我本故相洪暹婢少時誤碎玉杯懼而逃
遇汝父生汝克良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情欲上疏削科
還爲奴洪相曰爾非我奴也克良曰母既有言何敢背主
欺君洪相義之爲放役券給之克良每以主稱之謁見自

里門步献物手自持納嘗爲衛將分軍洪相入直禁中小札及之克良即起去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不可輕去克良曰舊主見招何敢遲延一座驚歎○壬辰從守禦使申硈于臨津硈見賊遁狀渡江追躡克良以別將在軍曰賊誘我也愼勿渡硈不聽而渡公曰大將已渡何敢後隨而渡賊兵大至公曰此吾死所也據軺不動麾兵乃力戰而死硈與從事官洪鳳祥皆死硈砬弟鳳祥履祥弟也○荷潭野乘曰金艾軒時獻邃於易學辛卯以兵郎直禁中劉節度克良以衛將入直夜設酒談陰陽變化之妙其說無窮艾軒大驚服醉不能盡其說明早叩之則劉驚曰寧有

是哉醉裡狂言醒不能記吾武人安知易終不肯言
○高敬命字而順號霽峰又號苔軒 明廟魁科官參議
贈禮判旌門建祠光州襃忠○公父孟英號霞川 中
廟科監司以搖黨竄沒癸亥公以校理罷歸家食十九年
辛巳黃岡爲奏請使以公爲書狀壬午粟谷爲遠接使以
公爲從事官庚寅陞拜東萊府白自持一塵不染坐罷入
京時松江禍起言者指公爲松江薦公匹馬歸光州壬辰
聞變與子縣令從厚及因厚起義日夜痛哭擊錦山賊矢
盡軍潰左右請騎馬而跳公曰吾豈苟免哉公嘗言吾不
閑騎馬不幸戰沒唯有一死至是麾下扶公上馬旋墜馬

馬退麾下伎生安瑛下馬授公徒步從之從事學諭柳彭
老從公於亂兵中公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
棄大將求活公死之彭老以身捍蔽死之安瑛因亭亦死
之從亭等取公屍凡四十餘日始斂神色如生葬之翌日
風雪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橫跨塋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
踰日乃滅人以爲忠憤所感初敬命起兵使前佐郞梁山
璹面達形勢於行在山璹還 上面諭曰啟語敬命千鎰
等願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遙拜敬命工叅教書未
及到而公死李洸閔巢以乘暗行師軍潰而死誣啓而後
李廷馣啓其死事狀命旌閭○敬命於壬辰春仰見天象

曰將星不佳將必不利及討錦賊寄書女壻朴補托以家累
其自處蓋有素定矣○從厚與洪季男起兵誓復讐轉戰
入晉州癸巳城陷投水死女盧尚龍妻丁酉罵賊死與弟
因厚并配享褒忠祠○因厚號鶴峯官正字　贈領相從
厚文縣令號阜峯贈吏判○體察鄭澈至長淵金山寺聞高
敬命趙憲死設位哭奠吟曰十日金山寺三秋故國心夜
潮分爽氣啟鴈有哀音虜在頻看劍人亡欲斷琴平生出
師表臨難更長吟○從厚復讐檄有曰讀樂毅之傳想必
廢書而泣指魯肅之囷庶幾聞風而起霽峯起義檄曰聞
半夜之鷄未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云可謂霽峯

有子耳從厚募馬濟州擻曰投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莫曰天下無馬云云一時誦傳

○趙憲字汝式號重峰麗末趙天柱當紅巾亂死事先生其八代孫也公性至孝繼母金氏待之少恩一日往其外家王母歷擧金氏之事而泣曰汝繼母之待汝如此將何以保活公俯伏不對因辭歛後數月又往省之外王母曰汝何久不來也公曰前日之來王母直擧吾母之失所不忍聞故久不敢來外王母大賢之不敢復言金氏之失

○重峯年四五歲讀千字文於林亭林亭臨大路達官盛威儀過亭下長幼皆奔遑瞻望稀公對書咿唔達官登亭招

間衆皆視我汝獨不然何也曰不遊目讀書父命也達官
嗟嘆曰吾東方真伎今出矣○丙戌公痛栗谷受誣上疏
極言丁亥論汝立己丑請斬倭使斥李山海誤國登怨壻
立至於推治居停主人使無容接親舊或推門不見獨一
松沈相日往候以詩慰兩司請寘之吉州徒步二千里氣
貌未少挫時平秀吉又遣使先生又上疏曰荊人三刖而
不止者以其所抱者玉也張浚在謫十疏而不休者以其
所顧者忠也云、方伯權徵却之會汝立叛累千會疏訟
先生　上命放之先生又疏論通信辱請權公上之權曰
旣以言事在謫今逢獄起此疏必滋禍先生曰死汝立公

尚畏之生秀吉来則公當如何權不得已並前疏上之 上
曰此人欲再踰磨天嶺耶又教政院曰厥性狂悖不復知
有羞恥耶鄭黒肯之疏雖不爲入之可也辛卯秀吉玄蘓
請假途而犯先生指闕請斬其使待命於政院門外三日
不報扣頭石礎血流被面視者譏其自苦公乃曰明年竄
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日
本遺民等書斬玄蘓罪目與嶺南備倭之策邉將邑宰可
用之人無不條擧政院不納先生退歎長吁而已其竄吉
州也金吾卒以夕到公家公與母别即徒步發行卒止之
曰吾〻朝到此而不敢来者同班教吾曰趙通津賢者聞命

必不留一刻必以夕到令可夜治行云願留夜明發也公曰君命不可宿遂夜發故事金吾卒押罪人責貨賄卒曰来時同班戒吾勿受賄且陈吾啟後長房宴矣吾若受賂何以立於人類也旧例配驛皆以奴代立其役先生曰要免此是不受君命也必身自當之紅衣羽笠前導故使命之過者多不入嶺東其配吉州也南窓金玄成追贈毛裘以詩送行曰一領羊裘寄遠行臨風不覺涙沾纓湘潭莫續悵沙賦重保餘生慰聖明公以石鹽兕中令内子戴之日々上下山坂曰習劳以避乱也○辛卯遊大屯山一日對食推與四僧曰明年有變我赴乱若此飯者可同事也

僧怪而佯諾後三僧同死於錦山其一名縈畝病未赴說人如此○辛卯七月登錦山暎碧樓遊賞忽有赤氣起自東方三派一向北長亘天一向西而長半天一向南長又半其光燭地公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春必大擧深入當如此氣○壬辰四月聞東方有聲如雷驚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及起兵嘗觀天文北向哭而已又仰天曰吾以爲禍及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者其虜於賊乎門人志之賊渡海王子被擄皆其日也○先生與門人數十募鄉中義徒傳檄八道衆至六七百聞防禦使李沃兵敗清州與僧將靈圭合兵直進湖左賊遂風遁師次溫陽聞錦山賊

侵軼兩湖與巡察權揉約日夾攻錦山賊權移書改期而
先生已抵錦山賊詗知兵無助而逆擊之先生帥與七百
義士及灵圭聯兵而進令曰只有一死ゝ生進退無愧一
義字力戰良久遂入帳下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援枹
鼓之士皆直前短兵空拳全軍盡沒賊死亦過當運屍三
日猶未盡乃積而焚之與茂朱賊皆遁去初起兵時移書
巡察使責其擁兵自衛巡察使嗛之凡應募在先生麾下
者因其父母妻子且令官軍不相救故以至於敗云翌日
先生之弟範冒死入賊所則先生死於旗下死者相與枕
藉範負屍還殯沃川蓋死已四日而顏色若生掀髯張目

怒勅〻人不覺其死也麾下士奴七百義骨爲一塚竪石
曰殉義碑先生子完基狀貌魁偉至是故華衣服欲代先
生賊認以主將亦死其屍權韠詩曰幾折雲臺檻長吟楚
人醒從知大君子不處小朝廷直氣軒天地孤忠炳日星
崔寬錦山色萬古只麼青○權徵觀察平安申恪宰延安
辛卯先生貽書二人曰明年必有倭亂宜浚濠完埤爲守
計又以北神堂鑿池注城中爲守備權笑從有賊來充斥
兩西耶申雅服先生故從其計壬辰被圍以城中有水故
李廷馣得以固守○明廟朝先生以校書正字直香室時
禪宗降香猶未罷先生疏言口讀聖經手封佛香所不忍

也以此削官自是直拜籍甚栗谷嘗曰汝式每以唐虞之
治可猝復不知變通一事不合必至牽裾騷擾俟其練達
可以代用或謂土亭曰某之伏節死義人皆知之論其人才
適用則恐不足以當之土亭曰趙某固非君輩所能識也
○先生遞報恩入沃川山中欲設時祀其大夫人責之曰
家無所儲何以具辦對曰當唯力所及矣及至祭日見其
所設各位飯羹粟米爲餅瓜蔬各一器而極其精潔○祭
奉金光輪字任仲贈執義奉事任廷式郭自防縣監柳應
春萬戶邊繼溫李勵故相鐸之孫皆從公死武人金獻金
仁南李養立鄭元福姜忠恕朴鳳瑞等以偏裨死士人金

郎朴士振尹汝翼等以門人同死門人金篇字平叔出使以未及同死爲恨嘗自號五者翁當光海朝纘男黨鄭雲以其外祖金彭齡享祀書院希奮黨李時立以父友郭詩並黜而又祀重峯於其下盖彭齡殺妻弟奪財詩晩酒損夗者也篇呈文於方伯李敬輿金墳乃得赦正雲等謂忠者纘男等謂怪者知舊謂之狂者李公謂難者金公謂剛者故號五者翁金篇欲立碑見石工李春福欲賣石問價曰七十疋問欲何用曰先師戰死錦山欲立碑紀事曰然則豈敢言價即納之自爲治石亦不受手功

○元豪字仲英初篤志於學與尹斗壽李海壽友善諸公

歷揚清顯公姉不遇乃奮投筆登武科壬辰爲江原助防將與府使過應井勦擊龜尾浦馬灘賊由是原州賊路斷事聞陞嘉善兼防禦使又擊賊大破獲級百餘既而江原伯柳永立檄召擊北路賊遇賊於春川力戰殺賊甚多及矢盡軍潰謂左右曰受命射賊力盡而死乃投壑而死賊懸其首榜曰朝鮮軍民今已斂服元某姉爲國抗我云後擧死事者奏聞帝賜白金以奬之本朝　贈兵判給夫人月廩○金時敏以晋州判官守城陞牧使賊分三路圍城兵使柳崇仁敗死時敏固守拒戰凡十餘日賊死不知其數賊畏死焚遁斂時敏右腋中丸不省時々擧頭坐向流涕

監司金誠一馳至握手慰歎竟不起晉州士女皆食素其
賊將藤元郎即秀吉從侄兵力最強而敗追憤鷙倭以此
憤怨至甲午圍晉州殺千鎰等以報前日之怨○日月錄
曰一國崩潰之餘無一人敢爲守城計而牧使柿能守孤
城不藉外援保全本道又捍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內地
牧使之功扵是大矣聞時敏麗朝元臣邦慶之後庾信之
一派也崇謚之有砬豈獨罕事也
○金千鎰字士重號健齋從李一齋學舉遺逸爲臺諫至
判書事　贈贊成立祠羅州賜額旌烈○壬辰公在羅州
聞西狩痛哭書告高敬命朴光玉崔慶會等義士赴集得

精銳數百至湖西衆可數千進水原破金嶺賊入據江華
遣幕下梁山璹奉疏行在拜公判決事賜號倡義使自此
朝命始達兩湖識小錄曰 中廟朝黃武壯公衡有田舍
在江華燕尾亭嘗植松千餘或曰公已老多種松何爲曰
後世自當知之及壬辰金千鎰入保江都乃舟楫器械皆
辦于此○公耀兵楊花渡揭榜罪狀平秀吉以撫城中賊々
終不敢出明年天兵將討京城賊公進軍仙遊峯爲都督
聲援賊走公入城哭于 宗廟舊墟朝廷命公追賊公方
病蹶起曰我得死所公以湖南國之根本晉州爲湖南蔽
遂入晉州與節度使崔慶會黃進義兵將張允福復讐將高

從厚等約以死守賊大至隨機應之城久不下會久雨城崩黄璡張潤中丸死賊急攻城陷公在矗石樓長子象乾幕下梁山璹等泣曰奈何公怡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遂北向再拜與象乾相抱赴樓下水慶會從厚從死判官成守璟金海府使李宗仁泗川縣監金浚民藍浦縣監宋悌元義兵將高得賚李潯沈友信閔汝雲任希進姜希輔李繼連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鷄犬無孑遺賊亦力盡不敢復軼湖南○皇明指揮吳宗道遣使酹之文甚悲畧曰生而死天下滔滔死而生吾於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又曰昊天不佑父子云亡節義雙成芳植

我綱常○白沙集曰趙憲高敬命若曰死於王事則可矣稱節義則未也憲則以一介書生糾合義旅忠義可尚至於錦山之役諸軍潰敗憲死亂兵中敬命適醉不能控馬亦死於軍其見敗不奔果可褒而若節義則未也其從容就死不失所操唯金千鎰梁山璹二人而已當晋州之圍千鎰聞圍急引兵馳入此其難也事急之後軍中勸使馳出千鎰不聽終守矗石一面再拜而死若山璹則乃隴畝布衣特以千鎰參佐之人雖不死亦可也千鎰勸使出城而以爲既同事當同死非素履篤實者能如是乎世之論者泛以四人同科亦非定論○晋之再被圍也公與黃進等

守之群勢十倍於前人皆謂可守有老妓獨憂之曰前者兵雖小將卒相愛號令出一故勝今軍無統將不知兵〻不習將委是以憂之公以為妖言斬之後數日城陷(　)晋州之陷也官妓論介有姿色賊將逼汚之論介佯喜一日與賊將遊矗城樓與之對舞抱賊將同墜樓下潭水後名其岩曰義女巖

(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　成廟朝掌令琚曾孫貞靖公邊曾孫　贈兵判謚忠武)栗谷為兵判時每曉路經一巿人家有勤讀書者異之使來不至其巿人謂以吾宕李因禁也曾以大監令分付則曰男兒豈求見兵判云〻栗谷

大衍之親自從乃姓親也遂來留其家因教之一日西厓以副學來衆名曰欲見經濟三韓人物乎吁
其登門乃端士也西厓薦於壬辰〇公有膽畧善騎射嘗爲造山萬戶誘致叛胡
斬之虜患遂息辛卯以井邑縣監柳相薦爲全左水使壬
辰公與元均李億祺合兵會閑山島焚賊船二十六進秩
嘉善無何夢見白頭翁蹴起曰賊來矣公驚起會元均于
露梁則賊果至矣公另出新製龜船突進焚賊船十二艘
方戰酣中丸公猶注矢督戰〻罷令人以刀挑去丸一軍
愕然進至所呂江射殺賊首焚船百餘艘捷聞進正憲癸
巳進陣閑山島遮遏海路朝廷以公兼統制使丁酉清正
再渡海畏公舟師乃縱反間行長與清正有若不相能者

通書于兵使金慶瑞使之襲擊清正朝廷信之使黄愼密
諭公〻曰賊必設伏以待遂不行是日清正果来宗與行
長謀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命拿公去以元均代之均喪
師公復爲統制時元均敗餘器械蕩然公獨以餘卒栖依
於碧波亭洋中一夜賊大至五六百艘蔽海而来公令避
亂船排列爲疑兵称以戰艦當前巨濟倅安衛冒死突陣
公督諸軍繼之賊擧軍逃公移陣寳花島煮塩敗賣二朔
之間得穀數萬將士雲集軍聲復振○公在閑山島公之
子葂随母在牙山遇賊被害公未及聞知忠清防禦戰擒
倭十三送之閑山島其夜夢葂遍身流血而来曰十三倭

中有殺我者公驚覺始悟其死哉而訃至公問十三倭曰某日某地有少年將乘赤白駿馬與爾等戰死云詳言之一倭曰果然我伏草間擊殺之奪其馬納于主將云公大痛即命斬之招子魂為文祭之○時公將造戰船伐木于閑山島樹々皆有鬼啾々曰勿伐此谷樹問爾是何物曰吾等全羅道避亂人死於此軍人稟公々命移伐他谷焉酒餠祭之衆鬼感謝云○戊戌賊將行長據順天公進陣古今島與陳都督璘劉都督綎將水陸齊擧時天兵侵擾我軍公命軍中撤其舍都督怪問之公曰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之民將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許令罪之

自是天兵秋毫不犯時賊鋒已到露梁夜圍都督甚急公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中丸仆曰諱我死勿令軍驚偏將秘其死督戰如常陳璘望見公船大驚曰統制死矣左右曰何也曰統制令嚴令其船爭首級而亂是無號令也都督顛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為者南民聞之奔走號哭○建忠愍祠於順天水營祀公以水使李億祺郡守安弘國配享

○李福男以全兵與別將申浩守南原初福男自同福來時賊已迫城福男瞋目嘘手曰酬國家恩非此日乎鑼角由大路賊却立駭視莫不吐舌力戰城陷死之申浩殺賊

數百而轉鬬賊皆避不敢近衆寡不敵奴泣請退不聽竟死之浩崇讜之後也

○李億祺以全右水使從李舜臣累立功及丁酉舜臣被讒去億期歎曰我不知死所矣元均代舜臣變更約束敗死億期力戰射賊左指墮因右射右指又墮投水死後贈資成配享忠武公祠

○李慶流判書北崖增子以兵佐為助防將邊璣從事巡邊使李鎰遇賊于尚州潰走璣要慶流同走慶流曰吾知有死而已持衣靴使奴付父母三蘇矢而死是月自空中來報父母曰子二十四日死於尚州殞命今日云父母驚

怪不敢信之數日後奴來傳衣靴厥後常〻往來空中傳語或置酒食雖不見其盡而槖〻器皿有聲一日請以面貌見之父母曰吾何忍之答曰是矣即止不見矣厥後忽來報曰吾以非命死故精魂往來矣今則數盡上升二百年後當為唐天使出來其時亦有子孫云〻此事極虛荒而其子孫之言亦然云一說其兄慶濟守順安適值忌辰清齋獨坐忽聞帷壁間有笑聲俄有聲如嘯曰兄乎我來矣慶濤認為其弟魂泣以問曰汝某乎自何來曰吾死後每到兄處兵衛森列怕而不敢前矣今兄靜處而來對酒置之酒盃搖〻而無減問曰爾死後未尋骸尤痛未知在

何地啼曰兵敗埋伏草間翌日上寺逢倭而死方其被刃
魂精难散不知形骸所在云云自此往来兄弟家家中事
無不言二年後不至云○後孫秉常秉德德重台重
○尹暹字汝進號果齋栗谷門人以僕正爲李鎰從事官
賊陷尚州與朴箎同死　贈吏判孫祭集丙子立節○朴
箎金睟壻十八魁科二十二弘理鎰以睟壻故意有助請
以自隨至是密訪金宗武權吉亦死
○申吉元以聞慶倅自變初不離官賊自尚州陷聞慶賊
猝入虛門無人吉元避　山麓賊追之欲降之奮罵不屈賊
斷其四肢而殺之

○鄭湛爲金堤倅與邊應井禦賊熊川賊大至乘勝上嶺
湛曰寧可殺一賊而不可退一步而生遂與應井同戰而死
之郡人於積骸中得衣間所書姓名可知其平日之志湛
初從李洸自公山罷歸奮恚對人必流涕嘗謂將佐曰一
䟽一粒何莫非君賜也　王上播越雖與爾忍享此饌乎
嗚咽不自勝云○賊悉埋熊川戰死屍作數大塚立石書
曰朝鮮忠肝義膽蓋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得全
○邊應井字文叔協從子也勤王時脫衣剪爪髮寄二弟訣
母夫人以孤軍敗賊船於洋中道臣李洸上其事陞拜水
使而公未及見爲是月馳至錦山與鄭湛設壇同盟熊嶺

之戰搏戰而死贈兵判旌閭錦山人立祠與霽峯同祠

○張士珍軍威校生也起義殺賊甚多賊不敢入軍威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珍陷伏猶大呼力戰賊斷一臂奮擊之遂死 贈水使

○黃進字明甫翼成公五代孫也容儀若神膂力過人與李宗仁齊名以宣傳爲同福倅勤王北上守梨嶺捷水原陞助防將授忠清兵使與金千鎰守晋州殺賊甚多賊放丸如雨進於城中築城脫衣笠親自負石士民感泣助築一夜而畢日夜力戰忽中丸翌日城陷宗仁斂屍瘞麻田中公曾得逸蹄於鹽車甚相得公死每過公墓悲鳴躑躅

久不忍去○與金千鎰崔慶會同享晋州彰烈祠

○張潤字明甫身長七尺勇力絶倫以泗川倅爲義兵副將以功陞晋牧身先士卒中飛丸死　贈兵叅旌閭祀順天祠子孫甚盛多武科

○崔慶會號日休堂　明宗科前府使陞慶右兵使晋州戰抱印投水死○英廟朝得其印於江中印文宛然命藏於兵營

○李宗仁以金海倅入晋州力戰賊作大櫃爲四輪車賊數十人穿鐵甲擁櫃以進以鐵椎鑿城宗仁膂力冠於軍中連殪五賊城中遂束火灌油而投之櫃中賊皆燒死東

門子城因雨頹落衆賊蟻付而進宗仁用鎗刀搏賊中丸
而沒
○鄭名世號獨谷以谷城倅戰死長興立祠
○金悌甲字順初號毅齋以原牧城陷與子時白夫人金氏
同死　贈領相花石祠
○柳彭老號未詳子以學諭起義兗州戰與高敬命死立
祠○湖南倡義彭老爲首其檄文畧曰以賊虜遺君親是
可忍也使丨至尊憂社稷於汝安乎又曰南朝無人之譏
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又曰兵以義名初不
係於戰守師由直壯非所論於脆堅豪傑宜時不在新亭

之對泣父老徯后何見旧都之回鑾云云

○鄭運字昌辰以鹿島萬戶隨李舜臣至沒雲臺曰雲與運同音我其死于此矣至絶影島賈勇力戰中丸而死贈叅判旌閭享李大元鹿島祠名曰雙忠祠先是丁亥倭寇鹿島大元以萬戶戰死於損竹島俗謂竹爲大也

○趙宗道字伯由號大笑軒咸安人以前郡守與府使白士霖縣監郭䞭同入安陰黃石山賊攻城士霖遁䞭戰死宗道曰吾當明白死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與妻李氏同死郭氏闔門皆死事聞　贈公吏判鄕人立忠賢祠○初宗道在京聞變卽馳還道文列邑曰

死雖可惡惘天地而無逃生雖欲偷在犬豕而忍活苟其死也寧死於義敢望生乎捨生於義果不負其言許穆撰趙碑文曰乙丑與崔守愚并逮繫守愚獄對卒呼叱如奴公諧笑自若獄中為之語崔同畜之呼叱趙金湋之諧笑裸綫俱忘守愚便死公得釋無言及守愚流涕云

戰功諸臣

權慄字彥慎諡政轍之子四十六登明經科官至判書都元帥永嘉府院君　贈議政○壬辰為光牧募得千餘兵陣南原大破賊授本道巡察迎教書陣中面向痛哭哀動一軍到全州發兵萬餘進駐水原　上馳賜劍曰諸將不用

命以此釼從事○癸巳二月公進陣幸州山城時賊分三
營迭戰我軍皆殊死戰自卯至酉賊不利而退積屍爲四
堆焚之臭聞十里斬一百三十餘級提督李如松在松京
遣裨將視戰處致禮物爲賀宋經畧移咨曰權某正被蕩
誠臣中興名將尚書石星上本曰陪臣權某拚守孤城以
抗強賊天子嘉之後賊欲復幸州之敗擧衆而來望見壁
壘歛衆而退如是者三是戰也慄惶惑不自定其兄悛代
慄分麾慄頭戴銅瓶巡諭諸軍尤鮮少歇則脫銅瓶盛水
接戰俘獲無數悛之功亦多云○公引兵還本道拜都元
帥移駐嶺南 上送之曰非卿何以得至今日○丁酉賊

分道西上也朝廷令公疾入朝 上驚曰賊勢如此元帥何處入朝左右曰賊兵已迫非擢某不可爲故徵之矣會賊挫於稷山而促公南下○公劄壬辰以後上旨爲一再曰我無嗣矣然有壻子李議政恒福必能誌墓矣

○柳珩字士溫判書辰仝之孫公少好馳馬擊劒既已折節讀書恂恂篤行朝出射暮歸讀恒有封狼居胥之志壬辰杖劒從金千鎰赴行朝登武科連中三鵠 上賜馬嘉獎珩感泣遂背涅盡忠報國四字以自誓及元均之敗公以南海倅沬血誓衆爲列郡倡李舜臣曰忠義膽略世無柳某比者李公與陳都督追賊入港酣戰不覺潮退船膠

淺浦不能進賊火攻之都督統制頓足不知所爲術令諸
船繫三船尾令諸軍悉力推拖船遂浮出術乃大呼直進
力戰中丸者凡六猶意氣自若血流至踵凝如肉塊始入
帳仆地良久且蘇報聞陞釜山僉使俄遷兵使至統制使
○子孝傑討逆功封晋陽君孫赫然斐然炳然皆爲名武
○朴晋以密陽府使賊陷城晋力戰潰出自是知名時慶兵
李珏逃命即其地斬之以公代之公擧兵迫慶州賊以震
天雷飛擊墜於地賊不曉其制相傳觀俄而炮自中發聲
震天地中斃者三十餘人不中者顚仆良久莫不驚惧遂
遁捷聞陞嘉善震天雷炮匠李長孫創造能飛五六百步

墜地良久火自散賊㝡畏云白沙集曰諸將之論毎以晉
爲首者晉以密陽府使當賊門戶臨亂不避親冒矢石終
始一節百折不回一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朝廷賴以探
知者惟晉之牒報而已 上亦嘉嘆曰曰若死則國事去
矣愛惜之意溢於辭卒能收拾道內人知賊之可擊者晉
之功也

〇郭再祐字士綏號忘憂堂監司越之子也 宣廟十八
年庭試選乙科以所言忤 上意命並罷一榜及第年四
十餘棄举業漁釣自娛壬辰首起義兵號天降紅衣將軍
巡察金晬稱勤王到龍仁奔還公列罪傳檄䟽聞行朝晬

大怒以送賊論啓移書目之以賊公方馳還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是非之辨公論在焉招諭使金誠一馳啓 上特賜温諭李公好閱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爲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丁酉以防禦使却旺火山城賊ゝ大擧入寇公積薪館舍以示死守賊渡江而西陷南原列鎭潰體察使李完平命公鮮兵公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猶全虜兵百萬安市猶當列城雖破猶不可守乎拒之不從以母喪啟蔚珍杜門造蔽陽子買以自資命起復本道左右兵使統使鏡監皆不就庚子以慶兵上疏棄鎭還家諫官洪汝淳劾之拿致京獄竄靈巖其疏

畧曰　殿下宜悔悟奮發以圖中興而明廷朋黨有東西
南北未知　殿下以某黨爲君子以某黨爲小人乎各使
私黨互爲是非國勢之危〻生民之利害真念於其身必
使　殿下之國至於危〻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臣之
可以退者亦不可不達爲今方專力於舟師而廢棄城守
舟師固不可廢然專力於舟師使賊不得下陸臣不信也
下陸之後將何以禦臣切憂之〻〻無益臣之退者一也
夫和者爲名有不可同爲恃和而罔備者〻言和而盡已
者存乃堅不和之心外發欲和之言有何不可賊求和應
之曰皇朝許我豈敢不和皇朝不許我豈敢許兵交使在

其間闘倭使見囚臣恐挑怨速禍臣竊痛之〻〻無益臣
所退者二也良相之於國所關豈不大哉李元翼社稷之臣
也使不安於朝廷之上臣竊憫之〻〻無益臣所以退者
三也臣雖歸來江湖如遇變急臣請爲士卒倡不敢偷生
伏願視臣以漁父勿縻以職任其閑適於江湖〻〻一漁
父雖若無補於國家其與各立朋黨只爲身計者有間矣
云〻在灵岩一年夢寐還家永絶人事辟穀導引拜監司
統制皆不就曰方丈松葉蒼〻願以此終光海癸丑獄疏
曰大君無一毫可疑之罪大君之誅 慈殿不能忍而自
決則 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乎不歟善山人朴承旨

守弘亦第時嘗訪公〻曰何往曰赴舉曰此時何科為目
飲四五盃取兕来傾耳孔出盡亦異哉初入琵琶山又就
鷲山為栖息地扁以忘憂永謝烟火人或強勸則雖暫下
匙即以耳鼻還吐丁巳六月天忽大雷雨震其房舍異香
滿室空中五雲燦爛有隹鏞聲家人視之公恬然坐化云
日月錄曰拜祐早有威若且負奇功朝家密遣中使察動
靜拜祐心自疑且於金德齡之死益知時事之不可為遂
托跡於道家蓋出於留鄴二侯明哲之義抑或為東方道
門之權輿甯公又越為西伯時公随往一日見泉流庫有
紅錦一疋光彩異常取以與公曰必有用處壬辰亂以其

錦製袍以衣賊炮終不能穿又有駿馬自至公取騎馳突
如飛寇退棄官就鷲山作詩曰朋友憐吾絶火烟共成衡
宇落江邉無飢只在喫松葉不渴猶憑歠玉泉守静弾琴
心澹々杜窓調息意淵々百年盈過忘羊後笑我還應稱
我仙○縣監趙越之弟也字養直號存齋與大笑軒趙宗
道同守安陰黄石城殉節子顧祥顧庶同死趙女爲趙文
虎妻文虎被擄郭氏自縊死○郭監司越從弟兄趙越起赴皆有
文名操行嶺人憚之輒呼郭走以怖兒仍成方言
○鄭起龍字景雲居温陽初名茂樹捷武科當唱名 宣
廟夢龍起於鍾街物色得之賜名壬辰從防禦使趙儆破

賊于居昌又大鏖尙州賊拜尙牧丁酉大戰於高靈斬紅衣
賊將陞兵使所騎神馬能超六丈壕嘗與主相失爲賊所
得忽應其主之聲躍仆執鞚賊走赴其主於山板後病死
起龍爲祭之起龍至輔國統使妻姜氏晉州陷城血指書
衫告天以死與其女及小姑投矗石樓江水而死起龍葬
其衫於先地

○曹好益字士友號芝山初從退溪專心力學都事崔滉
以豪啓関配江東遠近負笈來集後滉啓曰曹某一去賢
士以匪謬妄久在謫中請治匪罪亟召用之壬辰柳相成
龍又陳寬宥爲召募官公即與門人朴大德尹瑾等召募

五百餘人每西望行在痛哭抄擊零賊以功陞堂上癸巳
公倡義旅屯須水進勦雷遁之賊尋入咸鏡尾擊清正兵
至楊州　上遣宣傳賜鹿皮諭之後爲星州與元帥不相
能即棄故江東○甲午　上問曹某在何地鄭崑壽曰其
家累飢餓向関西矣即除安州牧使後爲成川定州皆謝
病歸壬寅語人曰自古有南憂則必有北憂女真以射獵
爲事須於險阻處設柵以備可以得全○癸卯公移去永川
芝山村自因號五六年不出洞外　宣廟山陵力疾赴自
初喪蔬食徃返千里所著有心經質疑家禮考證周易釋
解○公謹於祭祀凡器用別藏執事者皆令前期灌濯沐

沿以竹掩口鼻其餘井泉前期陶淨醋醬亦別儲不爲常用
可謂後生法也 ○贈吏叅永川成川皆立祠
○李廷馣字德薰号四留居士知退堂廷馨弟 贈領相
延安祠壬辰以吏議避兵至延安時府使遁賊行長將至
公曾爲府使有遺愛吏民聞公至皆願死守公遂部署行
伍分城而守驅家屬納公廨積蒭其傍峙薪城門坐其上
令曰賊登城即火我與家屬誓不污賊手人皆感激大戦
三日賊遁事聞進招諭使 ○芝峰類説曰趙憲以延安西
守之地城中無水移書主倅引城外泉隱溝入城矣圍城
時賴此水云仁智之君子利人博哉 ○甲午爲全伯倭賊

曰沈惟敬請和公請並其言引句賊范蠡為證左右皆言可斬牛溪曰廷龜無伏節死義之心則不敢為此言仍力救之自 上盛怒牛溪不敢畢其說而退

○權應銖以訓奉與進士鄭世雅奉事申海崔堈等率鄉兵討永川賊以火攻之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悉遁招諭使以為義兵大將左道得全永川之功也世雅時年六十七招集斬捕皆世雅首事之力也

○金沔字志海號松庵舉孝廉拜佐郎初聞西巡即欲奔問鄭弘仁欲與同舉兵沔赴居昌以柳仲龍尹景龍等為參謀聚兵二千餘人邀擊賊獲二隻賊船所載皆因幣珍寶

也得金紙障子有　光廟御諱及祭服二領赤舃二拜本
道義兵都大將癸巳病卒于軍中　贈兵判〇教金沔書
畧高秋霜露憫宗社之飄零絕塞江楸寄帳殿之簫琴痛
仁甲之溺死聊贈判書憫李享之戰亡官子一人云〻沔
請援湖南伯文畧曰地遠天長月空照於榆塞星移物換
葛已變於旄丘清宮禁祗謁唐廟李晟之精忠足觀集新
亭共泣楚囚晉臣之偷安可耻云〻
〇金垓號近始齋以翰林起義初左道僻邑稍遠兵禍以
朝夕安保為幸反咎言兵之人正字柳宗介慨然首義得
鄉兵數百與掌令尹欽道等進兵遇賊伏為所害於是垓

與琴應董任屹等起兵至萬餘垓素有人望人以為倚垓
後卒于軍
○洪季男水原忠義彥秀子也彥秀起兵討賊以功拜水
原判官季男隨焉知彥秀戰死季男勇力絕人突入賊陣
左挾父屍右揮劒賊不敢逼還置父屍于陣中斬賊數級
自是仍呼季男則賊必遁去後與高從厚等移檄復讐
○姜燦為端川倅糾兵拒賊募死士白狀朝廷以為頴真
卿復出陞通政初王子過責以背禮燦正色曰君父蒙塵
臣子當歃血差舍王子愧謝
○鄭文孚壬辰為北評事時會寧人鞠景仁豪富強盛與

鏡城人鞠世弼等虜二王子諸宰臣迎降于賊﹅清正以景仁爲判刑使即我國節度使也時文孚變姓名爲巫女僕隷得免於難寓民間鏡城儒生池達源等欲起兵往請文孚招集勇士姜文佑等二百餘人鍾城倅鄭顯龍慶源倅吳應台亦至遂建旗鼓入鏡城世弼蒼黃出迎文孚入據館城中皆賊黨文孚心恐會文佑率敢死士斬世弼以徇校生吳允迪與訓導申世俊謀捕景仁殺之賊捲還安邊関並平後擢世俊僉樞文孚並巡六鎮收復諸堡並邊復舊文孚力也

○諸末固城常漢也壬辰猝起擊賊所向無前與郭再祐

并稱朝廷授星州牧使未久身死功業不大著當交鋒之
際勇氣軒〻鬚髯皆上指如蝟毛賊望而畏之如虎云
○僧惟正號四溟又号松雲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寺僧
皆走惟正安坐不動賊合掌致敬而去惟正遂起僧軍為義
僧將俾領南清正要與相見松雲入倭營劍刃如束無怖
色從容談笑清正曰貴國有宝乎松雲曰我國無他宝惟
汝頭一為寶清正曰何也購汝頭金千斤邑萬户非宝而
何清正大笑後十年松雲以通和入日本倭奴劫欲降之
終不屈乃大熾炭使師投入火中顏色自若直向火邉若
將躍入天忽下雨如注火盡滅倭奴以為神皆羅拜謝罪

禮待極厚謚洪濟初行朝招香山舊僧官休靜使募僧爲
兵靜以弟子義岩爲摠攝屬元帥又檄弟子湖南處英關
東惟正各起兵

倭寇自壬辰至丁酉凡六年之間湖西之逆乱再作矣當宋
儒真之乱也　上命領相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曰當此危
疑之際遞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不自愛獨不
見武元衡事乎甲午正月捕斬仗真仗真鴻山人也癸巳十
二月嘯聚賊徒傳檄云王悪不悛朋黨不解牧野鷹揚雖有
愧於夷齊吊民伐罪宗有光於湯武云云或稱義兵將李山
謙所為云山謙詣全州撫軍司自明収而殺之同黨兵元宗
金千壽李春福等並誅丙申七月李夢鶴兵起夢鶴者京口
賤孽也落拓無行為父所出往来兩湖隷先鋒將韓絢軍見
國事艱危與其黨韓玄謀不軌起兵於鴻山擄其倅尹英賢

及林川倅朴振國連陷青陽定山等七邑進逼洪州牧使洪
可臣東手閉城元帥從事辛景行適至檄召水使崔湖領兵
入城人心稍定初夢鶴誑其衆曰金德齡與我約元帥水使
皆通謀云云及水使入城始覺其見欺兵氣沮喪夜半軍潰
城中縱兵追擊其下林億明斬夢鶴獻之韓絢亦被誅錄可
臣等四人靖亂功臣殺忠勇翼虎將軍金德齡

金德齡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自稱道甲李貴薦于撫軍
司 世子拜翼虎將軍 上命改号超乘將軍一國聳
動以爲神將其宗使酒誑惱對賊壘三年無寸功卒以
虛名爲夢鶴所引而死云日月錄曰初夢鶴誅得文書

有金崔洪三姓及韓玄就縛問之玄曰金德齡崔聃齡
洪季男也又曰郭再祐高彥伯皆我腹心也元帥權慄
即具啓逮捕當路皆忌無一救者或曰不誅必有後患
德齡從容納招曰臣有死罪慈母終堂忘三年之哀憤
一天之讐變服杖釼累年從軍未建寸功不伸於忠反
屈於孝臣今至此夫復何言竟死杖下刑訊六次脛骨
已斷尚能膝行○名臣錄曰德齡追及走狗磔其園晝
食之騎馬馳入小窓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屋上
橫臥而轉由簷而墜入於樓中竹林有猛虎以幞頭先
射之虎張口而奮迅挺釼迎之刃出頷下揷於地虎搖

尾不動嘗佩难鉄椎重各百斤晋州牧場有悪馬人莫能捉将軍即往勒而騎之倭甚畏之謂石底将軍盖石底村人倭誤認以石底出也辝連學鶴時相忌威名欲殺之鞫甚酷将軍曰我受國厚恩豈従逆雖叛耶怒而奮迅鉄鎖盡絶○紫海筆談曰賊黨之引也　上大驚曰徳吟勇士如不就捕奈何命徐渻使韓命璡以降倭五十人往捕之行到全州則元帥權慄亦慮其拒命密使成潤文圖之潤文請徳吟議軍務徳吟以單騎來坐定潤文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徳吟即跪曰　上有命何如是頋反接我潤文哀其寃但鎖手送于獄渻状聞曰

權慄使德岭討夢鶴則四日逗留觀望成敗其八字為
斷案人皆冤之將軍昔有詩曰絃歌不是英雄事釼舞
要須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求其志
可見死非辜矣倭人聞其死酌酒相賀

辛丑時皇朝使至留京十日貪賂無比一路蕭然主事咏詩
曰来如獵狗去如風收拾朝鮮一境空惟有青山移不得將
来模得畫圖中此是 宣朝御製見列聖 御製○壬寅日
記曰正使折賣魚肉餅果副使效之又都監外廚鍮器頻頻
被搶不得已始呈食器銀鉢則喜動顏色摩挲不釋手云太監
執權柄故出来則物力難支路逢朝官則打了打殺一守令

云兵部石尚書褫後太監於摽望之人各受銀五六千兩而不肯納故屢年無其代云東征事起府庫虛耗又起乾清坤寧等宮以龍腦沈香屑塗壁又督市納珠絡爲障子太監採珠於外又置店於外方名曰皇店徵納商稅有馴象千戶王官者願納銀二萬兩以助宮役乃者責鹽黃天蕩閣老沈一貫惡之然其說王官面辱之閣老辭職云

○時天朝顧崔兩詔使出来待接始依平時李月沙廷龜爲遠接使朴南郭東說李東岳安訥洪鶴谷瑞鳳爲從事官車五山天輅權石洲韠金南窓玄成爲製述官韓石峯濩爲寫字官亦在行中盖極選也

朴東說字說之號南郭梧窓東亮兄也文監司◯予世
模孫彌成
韓濩字景洪號石峯生於松都日者曰玉兎生東高洛
陽之紙價嘗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若有神助進士歷三
曹郎加平歙谷倅林塘月沙栗谷儐使之行辛卯癸巳
奏請之行皆以名筆預爲天朝李如松麻貴琉球國使
皆要筆跡以去王弇州世貞稱書如渴驥奔川怒猊決
石朱天使之蕃謂當如王右軍顏眞卿相優劣云御書
醉裡乾坤筆奪造化八字賜之及病醫藥交路官庀喪
葬

楊士彥字應聘號蓬萊　明宗科官府使朴思菴龍湖暎波亭要士彥書額揭之一夕江風捲入波中為龍宮取去云士彥在襄陽書一飛字屬其子曰吾精力盡在此爾其護惜之乃藏密室一日風從海來揚其紙騰空去乃士彥去世之日也嘗自言入山中見藤葛得筆力通神云

李安訥字士敏号東岳容齋曽孫○遂清白語人曰吾莅郡按藩豈無所玷但夫人不善治家衣服飲食不能覗美見者誤認明白吾甚愧之○孫集

李植字汝固号澤堂容齋玄孫靖社功吏判典文○公

雖嚴冬板屋藁席以居曰人處温堗减聰明常着黒衣
平凉子曰清輕且易辨常仕朝留妻孥於鄉治農爲生
其夫人持鋤治圃執稍喂牛云○澤堂每不許東岳詩
東岳恨之及東岳尹慶州也有人有事請簡於澤堂澤
堂曰君見岳叔如此〻〻不須請簡必得力矣其人至慶
見東岳曰來時見汝固學士則盛稱令公近作詩蘓仙
赤壁今蒼壁庚亮南樓是北樓春空欲雨雲陰駁野燒
無烟草色班之句語逼老杜云〻東岳心中大喜曰子
有何幹事耶曰某事也東岳極力周旋及遆歸東岳出
詩軸示之澤堂看過無雌黄東岳着急曰與前作何如

澤堂無甚異同又誦蘓春二聯曰此句何如澤堂曰此乃叔主之本態東岳始知其見責恨歎之○子畏齋端夏○公初出身筮其立身行己得澤風大過名堂澤風其胤松磵亦筮得泰之二爻平生言議必曰用憑河松磵好服松葉救荒方有松葉請於朝須布其法是時蝗食松葉有人作詩虫食四山松葉盡相公何處施經綸又有客言于公曰松葉若救荒則令飢民日出時向東吸氣則好矣仙家以飡松吸氣同爲良方也

金玄成字餘慶号南窓文同敦以善書名不叅府毋庭請杜門謝客○南窓屢典州邑廉聲著淡然鈴齋終日

吟哦好事者語曰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
官庫板蕩一時傳笑
車天輅字復元号五山懶齋軾子軾松都人花潭門人
○中宗科稱大蘊○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曰盧寡悔
作壯元尹彦久榜眼我則探花榜出盧果壯車軾第二
尹春年第三長源爲二甲長源曰我不知有渠軾終作
第四名蓋謎語以譏之也軾爲直講差靖陵典祀官致
誠極潔夜夢宮人呼曰引見軾進伏階下 王教曰爾
誠可嘉爾母病賜良劑軾歸路有鵰落鰻魚於馬前軾
母時患帶下天寒不得鰻魚歸而進之卽差○天輅自

鏡城量移洪陽時東岳為邑宰文酒淋漓令妓松月薦
枕於醉中翌日坐妓十餘問所押車不知其面索戲書
一絶曰燕透踈簾醉不知蒲庭松月影參差朝雲不入
襄王夢十二巫山望更疑◯宣廟丙戌謁聖取吕繼先
等表題李泌乞還衡山時天輅為四館外製吕繼先放
榜後事覺 上震怒事將叵測只命竄 上教曰天輅
真奇才未久蒙放
崔岦字立之号簡易齋文章名世二十擢上第前後領
邑七後為刑叅壬辰乱 上令毋拘以分戢兼領承文
院掌詞命奏書大小四十四前後三入京師上書三十

三後為杆城郡守上周易口訣四巻洪範學記五百餘
言文章閎深古雅為千載一人云　仁祖朝月沙李廷
龜白　上刋行其書子東望官縣令○簡易撰事大交
隣文字諸提調各言不合處殆無本色乃作詩曰從人
安字轉成蝇

○時臨海君横恣特甚　上令并還所奪奴婢於本主所畜
官妓於本州以為諸王子之戒

○清野漫輯曰　上自龍灣回多有心恙一日修撰李撥啓
曰臨海君作弊當禁戢　上厲聲曰何物人乃敢爾李好閔
啓曰龍灣危艱　殿下忘之乎不意今日咈諫至此　上觧

顔曰予自西狩每有驚惑如此非本心卿勿怯焉○涪溪記
聞曰　宣廟末年王子益横拘囚河源君夫人于私第臺諫
論之李善復以正言窺　上意効輕論王子之罪　上是之
然大諫宋淳掌令權縉啓曰定遠君宮奴挾娼横行與河原
君宮奴相詰作亂於河原君夫人寓所夫人至被拘閉於定
遠之門寧堤君益城君乞哀堇得脫還夫人所寓乃大院君
神主奉安之所定遠不當若是云云獻納尹硞啓河原夫人
於大院君爲冢婦於定遠爲伯母是可忍乎云云答兩司曰
招寧堤親問則其日定遠家奴挾女人過河原君家前有砲
手二人止接其家與其砲手相詰之際夫人聞婢子語出中

門外盖意其親出則止閉故也定遠奴捉去砲手于塞門洞
家夫人又率婢子出走其家有人走言于寧堤寧堤即馳来
則外門已閉使之開則其奴曰鑰匙在主家即送人于定遠
處曰如此〻〻定遠馳来促開門則夫人與婢子立於大門内
定遠共寧堤等即還夫人于本家定远少無如啓辞之事云
云司諫金大来啓曰定远奴駈迫河原夫人拘囚於新宮定
远既来之後不即開門之状有士大夫親見詳陳臣等忝聽
云〻答曰任鶴齡夫人侄也必做出此言云〻　傳曰鶴齡
陷王子至於此極罷職金大来大惧自陳為鶴齡所欺　上
以為直由是得罷○尹卓然為刑判言王子受賂擾刑之事

於尹國馨國馨時為承旨入對極言 上問所從聞對以尹
卓然卓然見 上不悅色恐忤旨對以不知 上出國馨為
尚牧○日月錄曰群臣入對司諫李幼澄進曰宮禁不嚴則
賣官鬻獄牟利竊寵群邪亂政流禍士林椒房賤竪托勢厥
妹朝廷是非亦得叅聞 殿下遇變以来無一言自引為過
唯事宴安臣恐國事必終靡滅後已 上俛首不荅天顏或
青或紅群臣不敢發一言而退○壬寅日記曰庭試乃親臨
試券所當親書居首人明是下人之書其中一張亦非自書
今後禁之户曹啓謁聖已迫草注紙五六百卷可以分給令
物力無辦出之勢依頃日庭試例自備何如允

癸卯時移全羅兵營設於康津臺諫文厲等坐竄竹泉閑話
曰全羅兵營自前設於康津亂後移設於長興判官金汝純
恥為武人下官欲還移諷邑人多聚銀使販藥者張太伯行
賂諸宰及臺諫〻即文勵蔡衡姜籀南暐元好智也司臺啓
皆下獄暐好智放其餘三人因繫三年文勵瘦死張太伯極
言姜蔡曖昧久而因旱得釋自有此獄世譏言官必曰銀臺
諫貽辱清朝多矣文勵仁弘門人也日月錄曰窃聞故老傳
籀宗涉無情蓋籀時入要津一日自外入其室其妻自箱中
出銀子八九兩曰此何物某人以某事来授而吾不知當否
姑留以待君之處置籀驚却招其人還之而事已大播終不

能自明○夏盜殺前叅判柳熙緒前府使黃克中熙緒故相
坤之子也素無行撿臨海君聞柳妾之美密招納之因使盜
殺之云捕將邊良傑以竊治其獄坐謫領相李德馨伸救忤
旨罷李恒福代之辞曰良傑之貶臣寔傷之八疏而遞○鵝
城雜記曰有宰臣按京圻巡到利川有布衣着草笠蓮纓立
路上呼監司字監司異之停轎而下其人長揖不拜與之班
荊坐談時事一一中理監司大奇之握手結交問姓名歸朝
宣言某處有某姓名人可謂名仕宜訪而登庸乃求得其人
乘馹赴朝乃政府書吏曾盜印被囚而逃者也遂按其宗抵
罪

甲辰冬平安監司状啓宣川有怪誕人康加屎與其妻香台
止接于山非家山非招内加屎以龜城人與香台来自言戒
有三奇男當従天而下果有三人従空而下美鬚軆大衣冠
甚儼言細難聽或稱聖人或稱神仙或稱生佛倏然而逝不
知去處香台長男生自陰門次二男生自脇間今年皆生長
大如彼又有第四男當産自右脇云〻
乙巳春二月北道忽温部野人冦潼關殺僉使全伯玉擄略
人畜而去北虞候成祐吉追撃破之先是甲辰忽温部突至
江邉屠殺向化𨓆子〻数百人遁越江入鍾城忽収移兵向
我曰不還遁胡願交一戦遁胡等曰我等不死事将叵測出

還本土皆伏劒而死忽奴盡收餘衆而去是年入寇潼關時
北胡輸積粮械於邉朝廷憂之令下三道調兵赴援北道丙
午朝廷以奴忽二酋情跡叵測咨請于劉游擊宣喻忽奴又
具由奏聞丁未女真酋建州衛奴兒亦破滅忽溫部統合六
鎮藩胡穿過我國鍾城又從慶源東門取路回軍而去○芝
峯類說曰萬曆乙巳余守安邉七月急雨獰風大水入城溢
滿如海境内閭家盡沉沒人畜漂去翌朝雨歇則牛馬蛇虺
禽獸水族推死於洲渚山中大木根拔填塞數十里人不通
乃海翻為災云攷事撮要曰乙巳慶尚江原忠清京圻大水
人畜死者千數

丁未時夜間路上騎步兵馳去往來不許其數至於闕内搔
動往捕則不見翌朝竟不見一人月窓野話曰或謂關王庙
神兵或以落榜舉手欲爲作乱至今不知厥由云○芝峯類
說曰丁未訛言取人瞻之說盛行白晝城中人不單行傳及
八道皆然人心汹惧道路阻絶數月後方定○於于野談曰
丁未　上不豫時彗星出紫微垣自上台歷中台至下台而
散　上使考徵應有司以玉體不豫國有袁一款刪而不啓
上曰是咎將在予躬予殆不起矣明年　上昇遐領台柳永
慶則賜死左台許頊削黜右台韓應寅罷免天之示象豈虛
應哉○先是庚子李山海爲大北魁與洪汝淳爭權　上西

出之山海遂有疑貳之心乃密托於光海結鄭仁弘為山林外援辛丑仁弘嗾文景虎誣搆松江牛溪殺崔永慶而追奪之壬寅仁弘為大憲梁弘澍疏斥仁弘十二罪弘澍仁弘妻弟也其疏有曰仁弘嘗指一鄉人為悪劝弘澍潛殺之弘澍疑其心絶之仁弘遂嗾弘澍弟誣其父妾之說謂言出於弘澍弘澍詰之仁弘引其已死之妹夫為此言又弘澍立祠於其妻家仁弘寄書於弘澍弟曰立令公祠於其妻家其心殆楊廣弑父之類云〻仁弘上疏自明 上優批時柳永慶為吏判甲辰領相尹承勳罷永慶為相秉權乃小北領袖也

○是年十一月 上疾大漸下傳摂之教柳永慶防啓鄭仁

弘疏論永慶罪 詳見下光海朝

戊申春二月二日 上御藥飯昇遐日月錄曰金尚宮介屎

先朝老宮人承恩於 宣廟爲人凶狡揣知上有易儲之意

密交光海以爲後日地毒弑之慘出於其手光海宗無顔謀

事或傳當時史草直書藥飯自東宮来 上昇遐所謂史官

亦必柳永慶之黨所記之書不可盡信 仁祖嘗曰當大漸

之時予終始侍側詳知是事蓋 先王病後藥飯適至過進

氣塞曰以崩殂中間用意之說寔爲難明 聖敎如此可以準信

○上留心學問退溪進聖學十圖蘇齋進夙興夜寐箴栗谷

進聖學輯要令並刊布命儒臣撰經書小學又命撰儒先錄

嘗出幸見一小童初以爲覘光更視乃軍士也　教曰如此
児童豈堪干戈役乎兵曹点閲年未滿皆可還送貞淑翁主
嘗告鄰家逼近言語相聞願得買地　上曰聲低則不聞簷
隣則不見庭何必廣因下亂藁二部曰懸此蔽之嘗崇儉常
設不貳餚嘗迎詔西郊進午膳只水澆飯乾肉五六尼醢薑
海菜而已嘗有近來服餙華美爲言者　上披裏衣示之曰
予衣亦綿布臣子豈有過於予者諸臣惶愧自是侈習一變
○肅宗壬戌承旨徐文重陳奢侈之弊曰臣祖母貞愼翁主
臨終以　宣廟遺衣衝用於送終即青染三升襦衣襦袴想
平日所服如是耳○仁祖時鄭愚伏經世啓曰創業中興之

君祢祖 宣廟遣外寇收復不宜祢祖而光海初年欲以祖
祢尹根壽上劄止之其後甫瞻更發議祢祖云○芝峯類說
曰洪州衙門外有白棗生長五六寸枝條潔白如玉即 宣
廟國恤時也

宣祖朝

相臣錄

右 閔箕 字景說号觀物齋諡文景

領 李鐸 字善鳴号 劾苞 元衡諡貞肅

領 盧守愼 字寡悔号蘇齋諡文懿文 髭賜几杖誤薦汝立臺罷

左 金貴榮 字顯卿号東園壬辰陷 倭美巳竄没許積陳伸

左 鄭惟吉 字元吉号林塘諡 文髭几杖

領 李山海 字汝受号鵝溪喉仁弘陷柳 永慶共洪汝淳爭柑 上両炭

左 鄭澈 字季涵号松江諡文靖 陳建儲忤 吉竄壬辰宥

領 柳成龍 字而見号西厓諡文 忠廉謹吏奉朝 賀

領 洪暹 字退之号忍齋諡景 憲彦弼子廉謹吏

領 朴淳 字和叔号思菴諡文忠文 髭教栗谷論探元衡善両

右 姜士尚 字尚之号月浦諡 貞靖捫臭宰相

右 鄭芝衍 字衍之号 光弼曾孫

領 柳坱 字克厚号 曼殊六代孫

右 鄭彦信 字立夫号懶庵辞 連汝立竄後伸

右 沈守慶 字希安号所 天諡 貞孫清白吏耆老致仕

領 李陽元 字伯春号鷺渚

領 崔興源 字復初号恒曽孫

左 兪泓 字正叔号松塘謚忠穆

左 金應南 字重叔号斗君

領 李德馨 字明甫号漢陰謚文翼克均五代孫廿一主文廿八入相

左 李憲國 字欽哉号柳谷

領 尹承勳 字士述号晴峯殷輔從孫

領 奇自獻 字士靖号晩全論奪松江牛溪官啓朝立節寃甲子逆獄辞連縊後伸

左 許頊 字公愼号負暄琮玄孫永慶黨削戭付處

左 尹斗壽 字子仰号梧陰謚文靖

左 鄭琢 字士精号藥圃謚貞簡致仕

領 李元翼 字公勵号梧里謚文忠几杖

領 李恒福 字子常号白沙諫廢母謫卒

左 金命元 字應順号酒隱謚忠翼

領 柳永慶 字善餘号春湖與汝立攻栗谷與仁弘攻牛溪戊申寢內禪命光海朝寃没後伸

領 沈喜壽 字伯懼号一松謚文靖連源從孫救秋浦桐溪忤爾瞻

右 韓應寅 字春卿号百拙謚文靖確六代孫

文衡錄

朴淳 見上相臣錄

李滉 字景浩号退溪賛成

盧守愼 見上相臣錄

金貴榮 見上相臣錄

李珥 字叔獻号栗谷贊成諡文成

李山海 見上相臣錄

柳成龍 見上相臣錄

李陽元 見上相臣錄

黃廷彧 字景文号芝川府院

李德馨 見上相臣錄

尹根壽 字子固号月汀府院諡文貞

洪聖民 字時可号拙翁進社吏判諡文貞

李恒福 見上相臣錄

沈喜壽 見上相臣錄

李廷龜 見仁祖相臣錄

李好閔 字孝彥号五峯府院諡文僖

柳根 字晦夫号西坰府院諡文靖

湖堂錄

鄭惟一 字子中号文峯都承旨

洪聖民 見文衡錄

柳成龍 見上相臣錄

金宇顒 字肅夫號東岡吏叅

洪迪 仁祐子字太古號荷衣又養齋執義兄進號忍齋又退軒官吏判

金誠一 字士純號鶴峯監司

柳根 見文衡錄

金應南 見相臣錄

李洁 字景淵應教與兄潑同死

洪履祥 字元禮號慕堂大憲

李恒福 見相臣錄

李廷立 字子正號隱溪諡文僖叅判

金孝元 字仁伯號省庵文壯府使

許篈 字美叔號荷谷生壯典翰

李誠中 字公著號坡谷判書錦川君李履素門人○弟敬中號丹崖官應教○後孫齊嵩漢慶

李潑 字景涵號北山文壯大諫汝立獄栲死

崔雲溥 字天中翰林

金瞻 字子瞻號東岡弘度子退溪門人四代書堂校理壬辰死乱兵中兄睟號夢村官判書

沈喜壽 見相臣錄

鄭昌衍 見相臣錄

李德馨 見相臣錄

吳億齡 字大年號晚翠諡文肅牛溪門人叅贊弟百齡吏叅號嘿齋玄孫尚濂

李好閔 見文衡錄

鄭經世 見文衡錄

李幼澄 字澄源牧使庵聖

任蒙正 字直初号雲湖副學

奇自獻 見相臣錄

清白錄

李浚慶 見相臣錄

李 曁 字可依号松窩吏判又号艮翁

沈守慶 見相臣錄

李元翼 見相臣錄

韓浚謙 字益之号柳川謚文翼生壯府院

李慶全 字仲集号石樓山海子系賚○子家

李尚弘 字而重号春川尚毅兄志賤父山海壻校理

金善餘 字伯後号崑津壬辰以翰林到松都焚史草逃走

許 潛 知中樞礎孫

盧 禛 字子膺号玉溪友朋子吏判謚文孝

李友直 字仲翼士彥子禮判号櫻齋有問時事者輒笑曰此何關何關仍自号何關堂

柳成龍 見相臣錄

李恒福 見相臣錄

李直彦 字君美諡文簡贊成

白仁傑 字士偉號休庵諡忠肅參贊

勳臣錄

庚寅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十九人 卞宗系誣

一等三人

尹根壽 使海平府院君見文衡錄

黃廷彧 使長溪府院君見文衡錄

俞泓 使杞城府院見相臣錄

二等七人

洪聖民 使見文衡錄益城君

李後白 使字季眞號靑蓮吏判追封延陽君

尹斗壽 赴京呈文見相臣錄海原府院

韓應寅 書狀見相臣錄淸平府院

尹暹 字汝進號果齋諡文烈追封龍陽

尹泂 書狀字美伯號後川輔國諡忠靖茂陵君

洪彦純 譯官唐城君

三等九人

金　灐（使吏叅追封花山君）

李陽元（書狀漢陽府院見相臣錄）

黃　琳（赴京呈文吏判義城君）

尹卓然（書狀恭溪君戶判謚憲愍）

鄭　澈（寅城府院以大臣錄）

李山海（鵝溪府院以大臣錄）

奇大升（德原君以撰奏文錄）

柳成龍（豊原府院以大臣錄）

崔　滉（海城君贊成以請遣使功錄字彦明号月潭）

庚寅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二十二人（平汝立亂）

一等三人

朴忠侃（載寧倅告變商山君）

李　軸（安岳完山府院）

韓應寅（信川倅淸平君見相臣錄）

二等十二人

閔仁伯（鎭安倅駱陽君字伯春号苔泉牛溪門人子梓号龍岩江都死節）

韓　準（黃監淸川君判書）

李　綏（告變南溪君）

趙　球 告變金陵君

南　截 進士捕賊宜溪君

金貴榮 叅鞫見相臣錄

柳　坱 叅鞫見相臣錄

俞　泓 禁堂見相臣錄

鄭　澈 叅鞫見相臣錄

李山海 叅鞫見相臣錄

洪聖民 禁堂見上

李　準 刑房承旨全城君判書

李憲國 禁堂見相臣錄

三等七人

金命元 禁堂慶林府院見相臣錄

崔　滉 禁堂海城君見上

李恒福 問郎見相臣錄

李　增 禁堂鵝川君禮判號北崖

李廷立 問郎廣林君叅判號溪隱栗谷門人謚文僖

姜　紳 問郎晋興君叅贊弘立父

甲辰 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聖功臣八十六人 壬辰隨駕

一等二人

李恒福 以都承旨隨鰲城府院見相臣錄

二等三十一人

信城君珝 宣祖第四子

尹斗壽 以海原隨大拜海原府院見相臣錄

李好閔 以吏佐隨延陵府院見文衡錄

柳成龍 以左相隨豐原府院見相臣錄

李山甫 以叅判隨追封韓興君吏判

李忠元 以承旨隨完陽府院

李國 追封漢川君吏議

鄭崑壽 請兵天朝追封西川府院贊成號栢谷退溪門人

定遠君 元宗潛邸

李元翼 以吏判隨即拜西伯完平府院見相臣錄

沈友勝 鄭崑壽書狀青溪君叅判號晩沙達源子書畫詩三絶

尹根壽 以贊成隨海平府院

金應南 以兵判隨追封原城府院見相臣錄

柳根 以承旨隨晋原府院見文衡錄

洪進 以僉知隨字希古號退村唐興府院吏判謚端敏

柳永慶 全陽府院見相臣錄

李幼澄 以兵佐隨府尹追封君

沈岱 以舍人隨拜圻伯被賊害青原君追封

鄭姬藩 以掌令隨柳成龍同婿温城君承旨

崔興源 以知事隨寧平府院見相臣錄

尹自新 追封龍興府院戶判

海豐君耆 宗室

順寧君景儉 耆子

安滉 宣祖妹夫廣陽君蔭都正

李憲國 以大諫隨完城府院見相臣錄

三等五十三人

朴東亮 以兵佐隨二十六拜都承旨錦溪君判禁謚忠翼

朴崇元 以右尹隨密城君判尹追封

李光庭 以翰林隨延原府院吏判号海皐益峯澗子弟昌庭号華陰官監司後孫觀徵鳳徵沃湜

沈忠謙 以副學隨青林君兵判謚忠翼字公直号四養堂連源孫○子悅孫熙世曾孫浩

韓淵 以武臣宣傳隨追封青溪君工正

順義君景溫 耆子

申磼 以承旨隨平川府院兵判

具宬 以兵佐隨綾海君謚忠肅字元裕号草堂八谷思孟子仁垕父

鄭琢 以贊成隨西原府院見相臣錄

柳希霖 以僉知隨文陽君禮㕘

李有中 以掌令隨德原君大憲
奇孝福 高興君
崔濱 海陵君武宣傳
宋康 原陽君
李應順 益興君武水使
姜絅 晋昌君蔭左尹紳弟
崔彥純 月城君宦
許浚 陽平君醫
金應壽 益城君馬醫
金鳳 寧城君宦先海時諫死

任發英 沔陽君
崔應淑 和城君
呂定邦 咸原君武
高曦 瀛城君武
鄭愼君壽崑 宗室
金起文 眞城君宦
閔希騫 驪興君宦
李延祿 廣溪君
吳致雲 碧城君牽馬衛
金良輔 陜川君宦

安彦鳳 武陽君宦

林祐 蔚陵君宦

鄭漢璘 清河君宦

金禮禎 花川君宦

申應瑞 唐城君宦

金重信 樂城君宦

李公沂 韓溪君醫

白應範 漢南君宦

金浚榮 盆城君宦

金繼韓 定陽君宦

朴忠敬 鰲原君宦

金應昌 開城君宦

朴春成 密山君宦

金秀源 伽城君宦

辛大容 奈城君宦

趙龜壽 花城君宦

梁子倫 寧海君宦

崔潤榮 鰲山君宦

鄭大吉 鳳陽君宦

朴夢周 豊岩君宦

李士恭 慶陽君

柳肇生 定陽君武

楊舜民 洪陵君禁軍

慶宗智 浪城君

崔世俊 鷄林君

洪澤 唐溪君

全龍 石陵君牽馬衛

李希岭 海瞋君

吳連 石城君扶餘正兵

李春國 喬林君

甲辰 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十八人 討壬辰乱

一等三人

李舜臣 字汝諧德興府院統制使追封

權慄 永嘉府院諡莊烈

元均 石城君統制使追封

二等五人

申點 平城府院追封文判樞

權應銖 花山君

金時敏 上洛君追封

李廷馣 月川府院知樞諡忠穆

李億期

三等十人

鄭期遠 萊城君追封

權悏 吉昌君禮判諡忠貞

柳思瑗 文興君右尹

高彥伯 濟興君

李光岳 廣南君諡忠壯南兵使

趙儆 豊壤君資憲訓將

權俊 安昌君

李純信 完川君

奇孝謹 皆伯君

李雲龍 息城君

甲辰 奮忠出氣合謀迪毅淸難功臣五人 討丙申李夢鶴亂

一等一人

洪可臣 寧原君刑判諡文壯

二等二人

朴名賢 延昌君

崔湖 雞城君

三等二人

林得義 平城君 武兵使

辛景行 灵城君

廟庭配享

李浚慶 見相臣錄

李浣 左賛成贈領 文純公

補遺

沈　詻　字重卿号鶴溪友勝子舍人順門玄孫吏判水路朝天病歿○孫稜梓

徐　益　字君受号萬竹義州牧疏救栗谷恩津祠

崔鐵堅　字應久号夢隱竹亭後大諫○後孫益男

權　昐　字仲明号開戶堂恩省堂君國馨婿刑判吉天君

李顯英　字重卿号蒼山又變石吏判耆社

崔天健　字　号汾陰竹亭後兩銓耆朝廢反正復官○玄孫成大

閔馨男　字潤夫号芝崖贊成反正後退閑

李廷馨　字德　号知足堂又東閣四留廷馣弟吏參春川院

黃謹中　字一之号月灘判書○外孫鄭太和○兄敬中号梧村監司

尹義立　字粹夫号月潭禮判

趙希逸　字怡叔号竹陰雪江瑗子李新菴俊民外孫礼判○雪江瑗竹陰希逸洗馬錫馨判書正萬參判明翼五代進壯

尹國馨　字粹夫号恩省堂工判

尹　暉　字　号長洲梧陰子稚川㐨判書○孫堦

尹民逸　字顯世号芝山府使

李　綮　字文伯号松郊孝寧大君後牛溪門人大憲卜相○子之恒曾孫益壽震壽泰壽

洪命元　字樂夫号海峰石壁春卿曾孫鶴谷侄圻伯○子處厚

洪　鎬　字　号無住愚伏門人大諫

辛慶晉　字用錫号丫湖白鹿應時子大憲

李重郁 字　號
蘭皐知敦

趙存性 字遂初號龍湖華山末生後李天
休堂夢奎外孫知敦○子啓遠

金玏 字希玉號栢岩退溪
門人大憲榮川院

李德泂 字遠伯號竹窓又竹泉疇翁後
孫贅成贈領相○著竹窓閑話

李尚毅 字而遠號少陵贅成
弟尚信號清隱禮參

曹友仁 字汝益號梅湖又頤菴承旨有
西宮感懷詩被鞫反正召還

李埈 字　號蒼石副
學豊基尚州院

柳恒 字　號九峯
永吉子右尹

李春英 字宲之號体素義寧監子白休
庵外孫牛溪門人輪林僉正

趙纘漢 字善述號玄洲奇高峯壻
承旨兄緯漢號玄谷知事

朴震元 字　號
長洲大憲

李希得 字　號荷潭
大憲○侄晬光

宋馹 字　號伴鷗堂知中○孫
時吉○兄駿號省庵吏議

洪慶臣 字德門號麻門晩全堂
可臣弟户判有詩名

金尚寯 字汝秀號休菴仙源從弟參判廢母時庭
請收議並不參被應犀獄子光煜參贊

黃暹 字景明號息菴應
聖子大憲豊基院

崔有源 字伯進號秋峰月
潭滉子大憲孝旌

金止男 字子定號龍溪縣監彭子
監司弟偉男號藥山通禮

尹安性 字季初號寘觀菊澗
鉉從子兵參有集

李蕡 字光瑞號
龜村户判

洪遵 字 号槐陰承
旨乙未獄疽背死

趙國賓 字 号
雪竹刑議

閔有慶 字顧吉号楓墩養拙堂
有子子起文孫都正

林悌 字子順号白湖礼正作愁城誌o弟懽号習靜
孫監從弟婿号石村監司子坦号閑亭不仕

李潤雨 字茂伯号石潭寒岡門人在翰
苑直書仁弘事反正後叅議

金弘敏 字士訥号沙潭典翰尙州
院弟弘微号省克子吏議

姜籀 字 号竹窓吏正差臺
僉樞有集o子栢年

宋言慎 字寡尤号壺峯退溪門
人吏判著聖學指南

李慶祺 字 号樂天堂官
正戊申出癸亥叙

韓禹臣 字 号靜安
司乂順安院

趙存世 字 号聽潮
士秀孫叅判

朴弘美 字 号
灌圃承旨

朴慶新 字仲吉号
寒泉監司

金玄度 字弘之号認軒
牛溪門人府使

禹弘績 字 号長谷承
正壬辰爲親死難

李景顔 字 号松
石重試郡守

金蓋國 字 号晩翠
軒正郎榮川院

金慶昌 字 号溪東
獻納大丘院

黃汝一 字會元号海月
掌令平海祠

尹光啓 字 号
橘屋禮正

崔慶昌 字嘉運号孤竹府使許山海贊於官遠詩學唐好聲色○曾孫奎瑞

逸蔭

宋爾昌 字福汝号清坐翁雙清後孫李東皐姪壻郡守○子同春浚吉

宋樺壽 字荣老号聽竹松潭弟預知壬辰亂隱懷德閭門獲全○孫國澤

李麟奇 字仁瑞号松溪卓犖之士園種西瓜贈白沙白沙詩荅○子重老

姜晋暉 字子舒号臺溪叅奉與石洲友善

成纜 字　号聽竹作持敬指南圖○子汝櫄号西岡无菴門人明易官郡守

成輅 字重任号石田兵判雲孫松江門人有高行親癠憂奠未四十髮白除叅奉松江敗後石田遂棄世逃於酒或入城則騎牛持杖作聲狀遇宰相不避一日大醉馱薪牛上過鍾街李月沙過去使開目揮杖曰聖徵何往駐輿殷勤行路驚異嘗有詩曰白髮平凉子生涯爛醉中世間知我者唯有主人翁

柳雲龍 字應見号謙菴牧使豊基院

宋聃壽 字灵老号松潭雙清五代孫郡守有詩名九十嘉義○後孫奎濂相琦

宋希命 字子順号醉翁松潭姪叅奉八十同樞

朴廷老 字汝献号懶學重峯門人禮學

鄭之升 字子慎号叢桂堂十竹軒石子申二樂亭用漑壻以祖累廢不仕

卞景福 字仲由号栢陰孝旌年九十二无表

黃耆老 字　号孤山進士草書名世

成汝學 字 号癯泉有詩名別坐

任錪 字 甫号鳴皐以詩名

白光勳 字彰卿号玉峯叅奉詩筆俱名兄光弘号岐峯作關西別曲子振南号松湖能詩善草書

李達 字益之号 谷詩學唐有集

廢主光海君名琿初名 璠萬曆壬辰封世子戊申二月即
位天啓癸亥三月廢置于江華在位十六年丁丑移濟州
辛巳七月卒葬楊州妃柳氏自新女癸亥九月不食卒
男廢世子祬癸亥七月賜死
嬪朴氏自興女癸亥七月自縊死
戊申二月初二日主即位時典翰崔有源倡即日即位之
論盖受王妃兄希奮旨也大臣柳永慶執不可 祖宗朝
舊例惟 成宗即日即位時 睿宗子濟安大君年幼
貞熹后擇立 成宗成宗亦有兄月山大君故即日即位

與今時不同而有源至引宋理宗即日即位之說大臣莫
敢違申時光海具冕服即位于西廳百官朝服舞蹈而出
日月錄曰諺傳宣廟欲觀諸子意盛陳寶玩使各任取諸
公子多取貨物光海只取筆墨　上異之云雖曰不終而
十六年之人君氣像豈如凡人哉荷潭錄曰光海久在春
宮　上察其昏庸不堪為嗣有易樹之意而外人不能知
皆以為賢也一日　上教曰諸侯子受命于天子方謂之
世子今天子封之乎國人知之乎盖屢請封而未蒙許故
也光海每問安自內責之曰何以稱世子而問安乎汝則
權封夏勿來光海伏地至午日〻嘔血質本微弱因此失

䰟云○壬辰之亂朝臣請立世子第一子臨海君肆狂悖
人心不屬故立第二子光海爲儲嗣癸巳還都累遣使請
封而萬曆帝愛第二子福王意不屬泰昌帝故禮部每以
越次據禮不許蓋爲泰昌地辛丑冬朝臣復請遣使　宣
廟教以壼位久虛而不請冊妃先爲此請何也時懿仁　上
仙經年故也朝廷始知　上意不屬光海丙午春永昌大
君議生繼妃金氏出也領相柳永慶援　世宗朝廣平臨
瀛大君例率百官陳賀閭巷誦言永慶逢迎　上意爲固
位計云先是李山海洪汝淳爭權　宣廟兩黜之山海與
爾瞻等乃密托於光海爲後日逞憾之計又結鄭仁弘媒

進於光海爲山林外援荷潭錄曰丁未冬 宣廟不豫一日下諺敎于賓廳盖傳位事 上畜怒於光海非其實狀也時人心疑惧皆疑臨海有不測意兵判朴承宗請扈衛行宫 上下密匣招大臣永慶謂諸臣曰今只招時任也諸大臣皆起去永慶與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回啓今玆傳敎實出羣情之外云云戊申正月仁弘以前叅判上疏曰永慶忌原任盡使揮斥累上防啓至於中殿諺書之下回啓有曰今玆傳敎實出羣情外噫中殿深體 殿下之意爲國家永久之計而永慶極力沮搪異時將欲自爲彌遠而濟王我東宫也云云永慶上劄曰傳攝之敎遽發於

失攝之餘偶感之疾自當勿藥回啓所謂宗以此也彌遠
宋之賊臣仁弘之陷臣極矣至擧濟王擬其不敢擬之地
其心尤不可測又曰臣等未至賓廳原任大臣已爲出去
則所謂揮斥者臣宗未曉也答曰仁弘蹤極凶慘意者羣
小欲陷領相者做作飛語傳播於南中仁弘爲此蹤歟又
敎曰仁弘爲人臣以忍退舊君爲能事云云日月錄曰鄭
蹤能言人所難言當時則固盡書不諱而日後罪惡盡削
前行柳蹤則外欲自明而有不可掩者當時則固罪人而
後來用刑亦浮其宗大槩兩惡相軋禍人國家而已荷潭
錄曰　上在海州時下傳禪之敎其時大臣尹斗壽等防

啓有宗出群情外語人不爲怪今以爲永慶罪者時勢異
也○李挺元等疏請治永慶謀危東宮之罪荅曰誰敎爾
疏天日在上直指無隱李效元時爲大諫啓曰仁弘被人
指嗾而爲之傳摘防啓不當之說皆出於李山海之家李
慶全李爾瞻輩陰嗾仁弘仁弘乃山海之腹心也請叅判
仁弘舍人慶全正郎爾瞻爲先遠竄允之仁弘寧邊爾
瞻甲山慶全江界○鄭蘊李惺疏救仁弘極言永慶罪○
二月初一日李效元請竄李挺元李惺鄭造等啓辭入啓
未及下忽自內傳言上疾危急命大臣入聽遺教李元翼
李恒福李德馨尹承勳柳永慶奇自獻沈喜壽許頊韓應

寅等入侍　上卧加龍袍玉帶氣絶已久大臣出外擧哀
承傳金鳳以　大妃命來傳一封書曰去冬危急時所奉
書也外面書遺世子内曰視同氣如子在時有讒者愼勿
聽之又以一封書來外面書柳永慶韓應寅申欽許筬朴
東亮徐渻韓浚謙内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今忽得疾脩
短有數夫何恨但大君幼冲願諸公愛護扶持之云云
主卽位成服後完山君李軸疏請永慶罪嶺儒金應成姜
遴等繼之臺諫論罷永慶請放仁弘慶全爾瞻等依啓明
倫錄曰爾瞻等不卽發向配所遲留觀望非久　宣廟昇
遐而卽召還罷任渠以竄謫之罪人何敢偃然不赴配又

何知　宣廟不久陟方將有召命也所以當時有藥飯之
疑也思翁漫錄曰賊臣爾瞻等　先王末年得罪見斥遂
畜怨憾思欲一逞會　先王遘豫賊臣等度　上疾終不
興悟遂與其魁山海謀㗂仁弘投進迫脅傳位之疏先王
董下忍退舊君之教未及正其罪仍至暴薨賊臣等遂復
入大張禍網逞憾於　先王迎合於先海一舉而殺　先
王之子臨海再舉而殺　先王之寵姬三舉而殺　先王
之孫晉陵四舉而殺　先王之子永昌五舉而殺　先王
之孫綾昌猶以爲不足必欲延及　大妃既殺延興甚至
於四年而發其莊戮其尸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未有凶悖

之如此甚者也
○三司合啓竄柳永慶於永興并竄李弘老金大來等而
已賜死李效元成俊耉等皆竄絶島○李效元在巨濟禍
在朝夕處之晏然洪公茂績同在謫語人曰李大諫効仁
弘甫膽此一節可作名流反正蒙放○丁戊錄曰世傳
宣廟遠豫親畫竹一叢叢上生一王竹風霜枯槁岩下懸
竹雖王竹所生而其徒寔繁廣占盤石屈曲拚結而王竹之正
中一嫩芽雖未盛壯縹緲精神已有干天昊月底氣像
上使掛壁曰予病中手迹如平時乎白沙漢陰以下皆不
曉意頓首稱神柳永慶頓首無言而已獨李弘老爲愁慘

色人不見時頻揮淚　上罷朝引弘老入卧内問卿何淚
竹乎弘老復哭曰不忍見　殿下今日之情勢盖　上以
王竹自比正箇比永昌惡竹比光海也永慶之探試弘老
之逢迎如此至是俱被極律

柳永慶字善餘號春湖爲小北領袖朱梁二天使之来
柳西垌爲遠接許筠爲從事朱謂筠曰當今詩柳春湖
第一也盖永慶不解詩與天使唱和專借崔東臯作也
青野漫輯曰永慶逢迎　上意無所不極　宣廟初風金
稍者請追尊大院君希望之徒争附會白沙駁之事遂
寢又欲以癸巳主復之勳議上尊號規中　上意士大夫

燭其奸狀無不喙啞而舌結首相尹承勳駁言不可曰
深譽未復不宜有此永慶風御史劾之永昌大君生永
慶率百官陳賀以逢迎 上旨 宣廟雖於丁卯即位而
戊辰爲元年到丙午爲三十九年而永慶以爲四十年
陳賀以固寵識者皆竊議而畏其勢不敢言及竄死人
無冤之者至壬子獄起爾瞻等因此追論以大逆追施
典刑其子悅悌愃皆坐死人皆嗟憐癸亥反正後雪其
叛逆名復其官○遲川集曰永慶七年當國專權植黨
見非清議固其然矣然其時紀綱粗立朝野粗安亦未
有賄禍士林之罪末稍橫罹酷禍故反正之初特爲蕩

滌人或以復爵為過厚者惟其受禍最酷報施之道不
得不然○日月錄曰初永慶以領相久當權柄賄賂公
行南邊守將所送米船一隻爲都監所奪又有萬户爭
貨其間莫定胥拜叅判尹安性詩譏曰都監坐得全船
米萬户來爭肅拜名若使此言聞塞外東倭北狄自然平
召拜李元翼李恒福沈喜壽爲三公仁弘特陞判尹召還之
爾瞻慶全等并召復官爵○破寂錄曰吏判成泳以柳永慶
之黨被彈罷領相李元翼以李光庭金睟李廷龜擬薦命加
望以申欽薦又命加盖光海意在鄭昌衍昌衍王妃之表叔
也完平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衍薦之昌衍遂爲吏

判鄭愚伏經世時為大丘府使疏論初政之失曰其人不預
則命使加望必得其人然後始肯落筆又曰定策自居今其
子爲其官調護自任今其身爲其官云定策自居指李山海
調護自任指奇自獻爾瞻輩以調護爲鄭仁弘攻愚伏益力
○竄臨海君珒于喬桐日月錄曰珒以衣裹面如婦人自宮中
出去備邊司定將擁衛副學宋應洵等劄請流青野謾輯曰
珒年長地逼素多過失家聚無頼光海疑忌命集兵衛闕宮
门晝不開累月献納尹彥全持平閔德男典翰崔有源正言
任章受希奮旨論肆謀逆光海議大臣李元翼李恒福沈喜
壽李德馨曰終始保全乃聖上之至德也命竄珒于珍島尋

移喬桐辞連人武将高彥伯楊鶴瑞梁諿並杖死武士河大
謙金千祐正刑閔説道朴名賢以交通坐死録翼社功臣許
箴等四十八人○百官請廢臨海爲庶人山海承勳等六十
六人宗室順寧君景儉等二十五人也請按律三司李慶全
李爾瞻朱應詢閔德男尹孝先李士慶任章任滚崔有源等
領相李元翼疏崑岡之火玉石俱焚大獄之下冤死必多○
領府事李德馨進長疏卞臨海事仍極言時事君德累千言
獻納任袞執義崔有源啓斥德馨○右相沈喜壽疏陳臨海
全恩之意○思翁漫録曰光海之初構臨海也亟意殺之鄭
寒岡述疏曰 殿下同氣之中同胎者只有臨海臨海豪不死

之貸則文帝之尺布斗粟無復謡於今日而可以慰 先王在
天之靈云云白沙獻議曰喬桐亦絶島無関遠近倘水土霧
露震撼驚憂守臣不謹使聖上友愛之情長抱無涯之痛則
豈非有司之罪乎○初光海遣李好閔具 大妃奏請承襲
詔文有曰立嫡以長豈可擅行廢立遣遼東都司嚴一魁知
州萬愛民驗查肆病否查官到舘曰我等奉旨欲見臨海一
見事即了矣光海見差官于舘所護軍崔有源啓曰面質一
事臣不忍聞既見 殿下又見逆魁則難免面質之名臣請
先往埋骨燕山云嚴萬兩差將與光海臨海相對卞詰仁弘
上劄請以臨海頭示差官云完平鰲城董抑其議臨海自喬

桐至西江徉為病狂之狀以見差官即押帰配所聞者傷之
李好閔呉億齡以失對誤國弁罷之正言崔睍等啓使臣失
對其曰長子風癱守在塋次又曰業已退讓云此其失對之
尤者今此更奏不可不明卞〇鄭仁弘啓曰治獄不嚴網漏
吞舟蓋指完平諸人也又奏曰喚御史承服李雲祥之罪極
大而不即正刑此亦招天怒也所謂喚御史臨海所愛海州
娼也因鞫百端成律獄謂使譯官李雲祥賫銀潛送中朝圖
出立嫡以長之命云云〇鄭仁弘劄唐官要見臨海事多賫
銀蔘仰其與奪有若酬直而取貨者然是皆使臣失對之故
也彼使臣單平日以臨海為伯夷之德儲位為不義匪據之

地耶欲以伯夷待逆魁則將何以處 殿下乎又曰輕許面質
拿致使見陰符使臣風靡之對大臣知有使臣不知有国體
云云時領相李元翼左相李恒福右相沈喜壽皆呈辭仁弘
歸在道劄臣不自量忤此三大臣朝廷可無臣不可無三大
臣云云答孤忠勁節卓爾難及云云獻納任袞啓曰國事峴
屼一介山人亦不得安其位今之國勢殆乎岌岌也 日月
録曰此奸黨盤結之始也小人哉任袞也○臨海之錮喬桐
也李判書顯英時為縣監爾瞻諷以除禍根李慫變色不應
爾瞻嗾臺劾之以李稷代之竟殺之○遣李德馨黄慎等齎
大妃奏文請承襲兼程疾馳二十七日到京師留五月斡事

囬○荷潭錄曰光海以銀蔘賂嚴萬甚厚我國壬辰請兵亦
未甞行賂至是始用賂门自此事雖微小非賂不成華使之
來以我國為賂窟矣　宣廟朝請改宗系朝議欲用賂譯官
洪純彥曰若開此路必至國弊而後已宗系之成差遲數年
何害遂不行賂純彥之言至此驗矣
己酉帝遣行人熊化賜祭謚及賻又使太監賜封王詔秋上
尊号禮天熙運峻德弘功設增廣
庚戌是年白烏集于泮宫羣烏并遂踰月不去○春追崇母
恭嬪金氏恭聖王后奉安于奉慈殿行親祭
初懿淑公主第為端敬后遜遽宫號南别殿至是為恭嬪

廟改称奉慈後 仁祖奉 世祖元宗影幀後又奉 肅
宗晬容改名永禧殿
禮判李廷龜啓明 孝宗追尊母妃爲孝穆大后別祀於奉
慈殿令當據此而我國生殿称妃上仙称后宜追尊爲妃以
示稍降別廟享 祀幷依弘治事云〻傳曰只上妃號似欠
上以后号進冊寶封陵永行○白沙議本号本品別立殊称
漢陰議該曹擬議甚得宜禮曹又啓今上后号則有貳尊之
嫌今大臣及臣等只欲追尊爲妃三司猶以爲非禮之正固
是正論云〻傳曰旣不祔廟則后号別無貳尊之嫌宜上后
号後乙卯奏請追冊賜誥命祔廟墓号成陵癸亥反正後廢

荷潭錄曰光海追尊所生母臺諫廷爭累日李白沙謂大諫宋諄曰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爲臺諫不爭今之臺諫賢於仲淹矣蓋白沙之意子貴欲尊父母人情也不宜固爭失和○舘學及諸道儒生疏請靜庵一蠹寒暄晦齋退溪五賢從祀文廟蓋五賢從祀之請已歷數十年至是允之鄭仁弘疏詆晦退兩賢蓋其意抜去兩賢代以其師南溟故太學齋任崔有淵等削仁弘儒籍儒生李發亦五百餘人疏伸兩賢詆仁弘之罪持平朴汝樑仁弘門人也訐啓之光海大怒將治儒生鰲城伸啓曰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门無汝樑則學益深時以爲名言諸生捲堂芝峯李睟光以

知事到館咏詩曰絃歌聲撤讀書齋碧殿陰風響古街微雨
一陣芳草合夕陽無語下空階
辛亥冬十二月光海奉大妃自昌德宮猝移于慶運宮仍留
大妃而獨還昌德宮大臣三司爭之久不允憲府停啓正言
鄭蘊啓曰近日合啓自　上牢拒下民喧傳此必仍留不還
之意也臣當牽裾泣諫死於國門之外云云光海怒命補外
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劄曰蘊啓明白劄切請留保言官云〻
領相李元翼亦進劄主皆不聽○眉叟記言桐溪行狀曰辛
亥昌德宮成移御未久有妖言以新宮不利於上將還居慶
運宮羣臣皆曰不可惡無故時兩宮已有間大妃尚留慶運

宫辞以問寢宗欲留居之公力爭觸諱斥鏡城按此與上說不合未詳
壬子夏殺晋陵君時鳳山倅申慄捕得偷兒金安濟誘使自
服乃以前博士金直哉及前縣監鄭經安丁好恕等謀逆云
云兵使柳公亮監司尹暄啓聞拿鞫直哉直哉誣引與黃赫
謀推戴晋陵君泰慶蓋赫之女爲順和君夫人而泰慶爲順
和之後也獄成慄公亮皆錄勳安号慄竹釘君蓋慄以竹釘
揷賊十指甲下使之告變也直哉壬辰亂其父爲賊所烹直
哉坐其側無慽容後登科削官爲安棄物光海親鞫安濟其
所藉人姓名謬訛無據判禁朴東亮曰丁好恕之謀逆在於
某月云而其時好恕赴京矣安濟語塞以此經世以下被逮

者皆得免光海翌日以為東亮護賊特逆之恭被刑死尹安
性丁好善趙守倫李德洙黃愼李好讓等竄爾瞻之黨因此
獄追論柳永慶李弘老等追施典刑當錄其勳慄官至叅判
反正後追削○破寐錄曰是獄也權聰上変言仁嬪在　宣
廟末謀危東宮云定遠君兄弟詣闕待命聰以誣告杖死蓋
仁嬪寵冠後宮光海在東宮寵衰不能無憾故聰窺其意而
作此事也○殺士人權韠時光海妃兄弟柳希奮等恃寵驕
恣任叔英對策譏切甚至羣小憾怒遂削其科兩司爭之自
春至秋始彖允權韠作宮柳詞曰宮柳青々鶯乱飛滿城冠
盖媚春輝朝廷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諸柳入訴光

海甚怒然猶無得當以治之及壬子誣獄起取坐人家書籍得其詩於趙公守倫家冊面遂拿鞫酷刑左相白沙流涕諫光海促刑官速訊徧配至门外死初光海欲削任叔英科沈一松喜壽力爭白沙不能爭居洲語人曰今日鰲相反不如沈某耶

任叔英字茂叔号疎庵竹崖說曾孫鄭文峯惟一外孫光海辛亥以進士對策效劉蕡事直斥宮闈干政戚里驕橫光海怒命削三司爭之不得已從之命曰後勿取格外文如叔英者時俑膳以曺溪是南冥姓欲立庙祀之公聞而笑曰曺溪洞祀南冥孔德里祀孔子耶俑膳

指為謗訕削出門外居奉安驛村八九年饘粥不繼已未大饑或曰今年君必殆矣何以不憂公笑曰我必死爲餓鬼若復憂愁當爲愁鬼一鬼兩役故不憂○辛酉遼陽之变公盖不食者累日矣有僧踵门求詩公題其軸曰山僧忘却去閒事他事雖忘此可忘聞道遼陽陷于賊吾今不食熱中腸自癸丑杜门不出癸亥反正入玉堂陞修撰選持平是年卒年四十八隣嫗言昨夢吏人持青紙赤管急索任持平乃其易簀時也數歲前頗有異說如白樂天王安國等事及沒皆驗或以仙鮮稱之公淹貫經史子集人名地誌過目輒誦一見生進榜

一一背誦爲文尤長於四六車天輅以爲當與王駱上下嘗作統軍亭序流入中朝學士語我國使曰千年已絶之調出於海外云云大篇排律至於六百韵廣博奇僻古未有也曾孫守廸

權韠字汝章號石洲習齋擘子爲人疎亢不羈以慕松江松江謫公與東岳往訪之松江喜曰此行得見天上二謫仙由是名益盛壬辰西狩公與具容上疏請斬李山海柳成龍時年二十一可見其奇節也石洲嘗往旌人家醉倒柳希奮適來主人蹴語曰文昌公來矣石洲瞪目熟視曰汝是柳希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国

亡則汝家亦亡吾鉞猶不到汝項耶柳無言悚沮而去
公痛松江歿後獲罪遂不應舉素耽麴蘖自放於湖海
好危言激論其詩多譏刺竟以宮柳詞坐死壬子獄捜
得其詩於黃棻文書中棻臨刑以宲對公拿刑竄朔方
治行于東門外有壁書權君夏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公見勸字之爲權駿傷之人饋以酒飲醉翌日逝
撤主人家門扉爲尸床扉上有詩曰正是青春日將暮
桃花乱落如紅雨權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柳聆墳上
土時三月晦主人家桃花半落且勸作權劉伶書以柳
聆柳家聞之禍作也尤似巧合豈非前定乎其兄韠亦

被罪謫海南有詩曰臣罪如山死亦甘聖恩寛貸謫江南臨歧別有無窮恨慈母時年八十三聞者悲之○石洲又嘗有詩曰細雨鸎聲滑空江柳色深如何與君別悄悄動悲吟公赴謫時賫近思錄朱書節要蓋悔其詩酒取禍云○石洲嘗見崔簡易岦問曰當今文章固有吾丈在詩則當推何人盖意其必許已也簡易瞋目良久曰不知老夫死後何人擅場耳石洲憮然

石洲弟韐字汝明号草樓居西湖有大北一隊遊於江上請同遊草樓即赴手攫盘中饌給童奴曰此漢年雖少能知愛母吾是以眷眷諸人知其諷已欲揖罪有一

人曰既殺其兄又殺其弟後人謂何乃得免蔭主簿孫忭○石洲嘗遊湖中有人以白玉峰詩數十首示之石洲素不喜玉峰晩唐體詆呵之其夜夢一丈夫自稱玉峯曰余詩見推於一代汝敢訾詆耶從者數十人持杖進石洲大窘夢壓傍人救覺之藕長公夢見杜少陵說八陣圖詩意李太白魂傳竹枝詞於黃山谷皆書生習氣耶○習齋擘少與安名世尹潔同榻相得及二人以無關鍵被禍習齋遂括囊不與人言談終日看書而已崔瀛崔洛兄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姓名及登司馬乃知其爲誰用是官不顯而七十四終

黃赫字晦之号獨石芝川廷彧子以承旨壬辰與父同
被擄還是獄栲死後孫 璿景源

癸丑始錮 大妃宮門別置禁兵守之殺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安置永昌大君于江華時朴應犀誣告獄起應犀故相朴淳妾子也與徐益妾子羊甲沈銓妾子友英李濟臣妾子耕俊朴忠侃妾子致仁致義等結爲友挾文藝習兵書交遊者許筠李再榮李士浩之流也戊申羊甲亦疏請通仕路不見許作窟驪江爲同産一室之計自稱江邊七友或稱竹林七賢又倣桃園結義号其堂曰無倫詩酒自娛又結黨爲盜至是東萊銀商被殺越于鳥嶺捕厅跟捕乃應犀也李爾瞻常

欲謀殺大君及聞應犀罪在當斬乃大喜往捕將韓希吉家
謦折進拜希吉不敢當曰拜我何意也甫瞻曰公有福相不
久必立大勳可賀也夜令人密諭應犀曰汝若上變以推戴
永昌又引武士表表者以實其言則非徒免死當錄勳云云
應犀一依其言招曰我等竊銀欲備粮械潛通金悌男擁立
大君爲王耳且引耕俊製檄金慶孫傳檄其檄曰真龍未起
假狐先鳴龍指永昌狐指光海云希吉鄭沆等入啓光海親
鞫羊甲等羊甲見其母酷被刑乃大聲曰 殿下有三大惡
吾等欲擧義何謂叛也以弒父殺兄淫烝等語大倡於前史
官不忍書諸史云致仁羊甲等誅惟致義亾命不得捕沆希

吉錄勳應犀以告變豪宥癸亥反正後誅之○日月錄曰壬
傳此獄非特出於流輩徐羊甲等宲狹不羣之才常謂 宣
廟大君只有議寂為聖眷所加光海政亂當畫事乃興劫商
聚財事而悌男則案無聲聞相及之跡矣及應犀被囚羊甲
等行賂宮中事將中止而應犀先劫自發羊甲被刑與沈友
英傍聞時主方訊羊甲毋一日羊甲呼友英字曰我將承服
矣友英驚問則曰渠殺吾母我當殺渠母遂承服歸言悌男
同謀慈殿與聞之狀故國舅一門被禍終致西宮之變而昏
君自喪之罪終始入於羊甲術中云○梁默齋偏黨說曰
宣廟暴薨光海制行不啻許壬子時之貪權樂勢者不知寢

戈之義惡其國衰遽出於無名癸丑乃以進毒之說誣搆
仁穆大妃云
李爾瞻使進士李偉卿上疏曰賊璣擁立之說狼藉賊口身
負大逆之名難容覆載之間周公之誅管蔡我太宗之誅芳
碩皆為宗社之計行之不疑請處斷逆璣嚴鞫㘂男以正典
刑又曰母后內作詛呪外通逆謀母道已自絶矣王子為賊
所推戴凶謀敗露同氣之情亦自絶矣云〻荅曰不穀險釁
遭此罔極之變不忍加法云〻掌令鄭造尹訒等啓巫蠱之
說傳播已久外應之跡顯出賊招則得罪宗社而母后之道
绝矣　殿下雖有母子之恩於宗社顯有當絶之惡為臣子

者其將以國母待之乎答曰何爲出此言也得罪臣民致有此變無樂爲君有靦面目云云○青野謾輯曰時永昌年纔七歲矣爾瞻等逢迎光海必欲殺永昌爲己功指爲禍本嗾三司交章請殺議且言三公宜庭請大憲宋淳大諫李冲揚言大臣不即伏閤爲非白沙出外漢陰亦隨而退問曰子將何如白沙曰吾意在戊申議矣漢陰曰然則死乎白沙曰禮內亂不與焉何必爲永昌死也若令出置闕外則吾當屈意從之漢陰曰吾意也明日伏閤請出爾瞻抗言曰朝議方欲置辟而只請出置非所以安宗社意也翌日爾瞻稱疾不來漢陰笑曰人各有見任自爲之獄事日急外間言將廢母后

尹認鄭造首發論曰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應之跡顯出賊
口得罪宗社顯有當出之義白沙謂漢陰曰吾得死所矣爲
永昌死則傷勇爲母后不死則傷義翌日措啓草示漢陰漢
陰喜曰甚善越二日兩司劾白沙○李偉卿蹤下李尚恒蔡
謙吉尹伸崔䕶韓曦申垍李衍李烇李日馨禹必舜辛爆成
夏衍李生寅南省黃德符徐國楨安應魯韓晤韓暻禹必甸
韓徹一趙齊仁等也齊仁即自明蹤被欺誤參請削其名云
禁錮反正後錄用掌令鄭造尹認附偉卿獻納柳活正言朴
弘道等與造認同○大憲崔有源大諫李志完執義金止男
持平丁好寬啓悌男凶謀莫不痛骨請以王法處議者爲宗

社計也至於慈殿豈人臣所敢議乎云云初有源来見白沙
白沙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有源素敬白沙乃定議與金止
男李志完貳於造認初志完與二疏一從造認議一如有源
議欲臨機去就也止男婥婀而已有源之論頗張志完從之
弘文館劄請遵造認出大憲大諫時副學李惺典翰丁好善
應教韓纘男吳靖校理朴鼎吉權昕修撰李敏求鄭廣敬也
傳曰進魁金悌男賜死 禮曹當告訃於 大妃判書李廷龜
呈病不出參議柳潚以為死於王法不當告訃參判吳百齡
以為不可不告訃往見漢陰曰宜即告訃時議力沮極未安
漢陰執手涕泣曰君言是也以議大臣之意速為入啓漢陰

獻議曰悌男雖得罪而 慈殿唯當自盡而已有司啓請進喪
服進素膳一番問安似合変禮蓋春秋子無讐母之義先儒
定論子無絶母之道今日所處不出於此云〻 傳曰喪服
似有降等節目矣末端云〻 似是贅語予甚驚怪
金悌男領相詮之曾孫 宣廟之舅封延興府院君癸
丑賜死丙辰追刑孥籍癸亥反正復官○延興被誣逮
繫延平移書漢陰曰禍及國舅若 慈殿何不救延興
死則雖欲遏廢論無及矣漢陰答以事勢不便延平又
書云自古弑父與君皆出於事勢不便漢陰嘆息而終
不能從○丙辰戮屍無敢收者徐都尉景霱以姻家之

誼指揮二三親戚収屍斂棺權厝其時郡守球進士珪
童子瑄皆就拿其餘誅殺西門外哭聲漲天○延興夫
人在濟州賣酒資生島民争來沽飲曰 大妃母酒美聞
者悲之過海八年望絶生還一日有雀飛到簷前査〻
不已知報喜狀蓋鵲非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
俄傳承旨奉 大妃徽音爲迎夫人来泊朝天館船人
言船發海南時有鵲飛坐檣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不
知去處始知先使者報喜也夫人三子皆死孫天錫変
姓名混入緇徒至是上謁夫人相持痛哭後蔭仕至倉
守初延興子婦鄭氏獨與二孤免終無得全理一日宣

言其子天錫暴死云發哀棺歛送葬先山而天錫変形
竄匿云延興夫人配濟州時牧使梁護虐使之所寓家
主全良使其妻過半代行癸亥反正全良特除僉使而
護則就所在梟示人皆快之○荷潭録曰金判書尚憲
子光爍娶延興子㻋女延興賜死㻋栲死金上書請離
婚礼判𢓜瞻以爲法不當離光海命從自願離之權判
書眕孫𪗢娶元宗慶女宗慶逅乱被誅權𪗢請離婚礼
判李月沙褒其忠請從之亦可觀世変矣
○三司百僚連請殺璜逐日不巳李德馨李恒福李元翼沈
喜壽連請全恩光海命安置大君于江華時大君年八歲挽

大妃裙帶曰兒依　殿下抱中可以生矣相持不解光海使
健婦十輩入宮跌　大妃奪去　大妃跣足下堂追之不及仆
地昏絶移時大君呼哭之狀慘不忍見時拿出之宮人被髮
笑辭而去一出宮門無有還者每日如是宮中鼎沸莫保朝
夕　大妃左右殆無侍衛之人大君雖幼嘿察而知之不離
大妃膝下故光海遂生刼奪之計是年五月永昌自語曰九
天有命届七月朔問侍人此去二十一日當消幾晝夜乎人
莫測其故及遷江華之日乃七月二十一日也天其告兆矣
○儒生趙慶基等疏曰慈殿非議之慈殿也乃　殿下之慈
殿則不可以議之故而輕議也不斬偉卿造認三賊則三綱

論九法斁矣䟽下李元忠盧元範眞枋沈之漢等九人也趙
慶基又通文太學曰鄭造等倡和悖論動搖慈殿此綱常之
大賊也云云館學通文八方儒卿䟽下二十人削籍仍上䟽
請罪䟽頭則李安眞掌議則鄭復亨權惗也檢閱嚴惺與承
文博士尹烇正字韓鑊學諭羅茂春校書正字金相潤一會
停私李偉卿等二十人罰名動搖國母罪犯綱常副應教韓
纘男校理李昌厚䟽曰臣子嘻噉吸尚恒等參於偉卿討逆
之䟽而儒生李安眞等削籍今者嚴惺又停舉子既得罪父
何敢從仕云云嚴惺方入侍進啓偉卿凶悖之狀李相德馨
沈相喜壽退謂㕥曰天顔多有不豫色爲君危之嚴曰憤慨

不平禍福不暇念矣脩忘記嚴惺削出牌招四館李偉卿即
爲鮮停李安眞權淰鄭復亨等三人禁錮終身○嚴惺字敬
夫号桐江以翰林絶島圍籬反正復官○沈喜壽見被讁録
有感詩曰癸丑年間事追思倍愴傷分明太史録千秋樹綱
常○生員鄭昌吉上凶踈曰無賴人趙慶基紹述永慶救護
悌男忠義奮激如偉卿造謡者乃 殿下之臣子也彼攻偉
卿造謡者則 大妃與議之臣子也以 大妃與議之臣子攻
殿下討逆之臣無所不用其極云云○初出置永昌于江華
也論者必欲置之法領相李德馨劄曰議未雖襁褓已爲禍
本年未滿不得刑法者王者之所守又曰逆瑋之變幸賴

殿下曲全嚴萬之来快得下釋今又廣寧委官朝暮若出意外訛傳亦所深念云云副學李惺應教李溟韓纘男校理朴鼎吉李昌厚等劄論德馨身為首相不肯討賊張皇邪說脅制君父熒惑一世請按律命削職漢陰退歸龍津別墅惓顧國事飲泣却食遂以是年七月初九日不起

李德馨字明甫号漢陰遁村之後克堪之五世孫也官領相謚文忠○公十一歳吐辭驚人十二大成十四楊蓬萊唱酬數十篇曰君我師也二十登科三十一典文衡三十八入閣四十三卒○宣廟壬午黃王二詔使遊漢江曰朝鮮有李某者願一見之公辭以禮無私覿王

贈以一律有小序畧曰聞風度氣像遠超凡類未獲相接贈此爲神交云〇公少時應製輒居首嘗命廷試同進爭進者曰明日李某又占高第耶公聞之称疾不赴少與白沙齊名有一宰夜訪太學士栗谷曰兩李有人望未知意向不敢輕薦栗谷曰貴得人才何論意向是年公入玉堂乙未李夢鶴餘黨以公勳名盛大藉以爲言公席藁待命四十日不許復拜兵判壬辰命策忠公辭甚力大臣柳永慶內甚之指其劄曰此皆宗錄漢老辭勳宜矣〇壬辰公與白沙力請乞援天朝乃遣公赴遼上書泣訴郝按察見其辞語慷慨未及上奏便宜遣

祖承訓等遂齊大兵戊戌公儐接楊按察鎬〻深加器
重曰李某雖在中朝當端委廟堂 上聞即登庸刘提
督綎願得文武備具者 上命公從征刘喜曰得李公吾
事濟矣綎性狡憚戰喜功密誘行長使遁去因以為己
功公得其狀急通李舜臣邀擊破之綎大怒曰俺三十
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盡矣己亥洪汝淳以此事劾公〻
疏乞解職 上荅曰卿之心事如青天白日劉氏之子焉
能害于國亦于人哉○光海戊申臨海獄公主全恩之
議被斥癸丑永昌獄起公與白沙主全恩白沙先被劾
公倀〻無所聊每帰私第仰屋却食惟索冷酒而已欲

極論時事恐禍延老父常朝衣捫淚父曰死生休戚與
國同之何爲有懷含忍孤負平生公於是笑拜永訣上
劄言三司請按律光海命削出公歸楊根龍津飲泣却
食未旬日病卒白沙作輓曰淪落空山舌自捫自君長
逝暗消魂哀辭不敢分明語薄俗窺人喜造言蓋認遣
言指造認也初公歸方到江頭有大虎俯伏馬前先導
而行至家而去云○又有異人候於江頭贈一律其首
句及第三聯不記而家在廣陵江水西黃花艷艷節何
晚落葉蕭蕭風更悽曲前杜宇催歸去似識幽人戀舊
栖○又曰當其亡日神人將轎迎候之又臨歿異雲蔽

空奇眩人眼此皆未必盡然而一時之人惋惜至有此等語爾

○郭再祐鄭逑疏救永昌郭再祐疏曰大君何罪八歲之兒必不知逆謀之爲何事無一毫大君之誅慈殿必不能忍不能忍而自決則殿下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鄭逑疏曰昔周景王有賊臣儋括造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即景王之弟䓁不知儋括之欲立已也劉毅五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書法如是佞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不之禁也然而左氏曰罪在天王也穀梁曰甚之也杜預曰骨肉相殘也其爲景王累何如哉今日之事偶

然衍彿廷論不已又甚於景王之不之禁也其言若行則殿
下何以有辭於講春秋義乎疏入不報
鄭逑字道可号寒岡栢谷崑壽弟寒暄堂外曾孫也退
溪門人始學于南冥以薦直叙六品內外職皆不就官
至大憲光海十二年辛年七十八前年伽倻山崩卒之
日泗上木稼云贈吏判加贈領相謚文穆嘗倅昌寧州
人立生祠又配高陽文峯書院又從祀星州川谷東岡
書院○公初執贄於吳德溪健受易乾坤二卦以類而
通無異夙慣遂棄擧業尋退陶南冥大谷三先生問業
壬辰西狩至平壤公時為通川遣使進物膳河陵君謚

死於窮山公設機捕賊尋屍手自歛之事聞陞通政江
陵府使甲午以承旨赴召　上講易問程傳本義何先
對曰占候末也程傳宜先○光海戊申公以大憲疏救
臨海曰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光武之反測自安而
文帝之尺布不復謠於今日矣時人目以護逆累辭乞
罷癸丑獄辭延永昌公疏引景王儀夫言之公子樟在
都下恐獲罪止之公更爲封事並前疏進之戊午廢議
起公復草疏聞光海有鄭某首倡全恩掠美名之言不
果上其擬疏曰內主呪詛外應逆謀母子之恩絶矣然
而與天無極之論横截萬古廢之一字不合萌於心云

云魯西集曰寒岡之言論不中如丁巳擬疏至取仁弘
之言以自用焉靑野漫輯曰寒岡之疏有若眞有其事
直謂母子之恩絶矣宜其取譏於後之持淸議者也魯
西集又曰寒岡所論與張旅軒無異其答朴惺文與旅
軒贊惺同焉鄭張諸公猶不能自拔於仁弘之科臼如
完平漢陰之溺於山海成龍無怍也且其答鶴峯文曰
奉使異域大節彌彰誠一受倭書来倡言賊無來意而
反稱美之如此可見其見之訛矣
○鄭仁弘爲右相劄陳先除遺敎七臣以折永昌羽翼○初
應犀招內鍾城判官鄭浹交結云云浹不忍杖又爲甫聽所

誘誣引諸賢李廷龜金尚容沈光世趙緯韓趙希逸崔起南黃愼等諸人皆納供自明光海引月沙等于殿前曰卿等豈有黨逆之理旣出賊招不得不問云云○初 王大妃下賓廳遺書爾瞻謂 大妃使內侍閔希騫僞造云遺敎七臣拿鞫希騫招矣身雖曰善書先王筆蹟霄壤不侔豈敢爲如此極惡事云云遺敎臣韓應寅申欽許筬朴東亮徐渻韓浚謙及鄭浹所引金尚寯金光煜黃愼等皆納供時漢陰爲領相白沙爲左相日侍庭鞫守正平反橫罹者得釋云時黃愼招曰與悌男不過泛然相知渠方得勢時矣身尚不拚附渠已失勢更爲從遊千萬無理云云○李廷龜招曰悌男締結權門流

霞亭村木撤移推還矣身駭憤常曰不自謹愼乃至於此其
必敗不待智者知云〻申欽招曰悌男所爲心常憤惋欲占
民結爲巳莊多至數百結矣身揮斥不許仍至孀隕云〻○
青野漫輯曰延興之不謹愼固爲士林所斥而今方爲几上
肉禍色延及長秋雖不能出力相救豈忍欲脫巳禍而爲之
下石乎月沙象村皆不免此毅然不動只白其事寃而巳者
其惟黃秋浦乎非獨肝腸爲鐵石必有義理爲之主也賢於
諸公遠矣○金尚寯招曰悌男之心路人所知朴東亮招曰
悌男爲國舅之後自與踈遠丁未十月先王大漸矣身三寸
潘城家婢侍懿仁王后庚子後歸在大君房一日来言于矣

身四寸東彦妻旨曰 先王之病祟在懿仁妖巫往裕陵大作詛
呪事云此事干涉於不敢言之地故隱嘿度日云云且曰所
謂遺教果然分明則豈可謄書小紙暗然傳示乎當此危疑
何以知其眞假乎云云領府奇自獻啓東亮所供裕陵事尤
爲的實云云戊午府論皆以裕陵事爲主青野漫輯曰裕陵
之變雖曰的然此何等時而發此等說耶南溪集縷縷發明
終爲苟且云云其招又以遺教隱然歸之僞造之科是可萌諸
心發諸口爲媚悅免袂之計耶○後丙辰黄愼徐渻韓浚謙
申欽等皆竄從仁弘之策也
韓浚謙字益之号柳川文靖公繼禧後孫久庵百謙弟

宣廟科 仁祖國舅西平府院君 仁祖丁卯卒年七十
一諡文翼 宣廟已卯生貞狀元丙戌登第入玉堂鰲
溪称曰他日文衡必此人乙未西崖以佇相辟為從事
丁酉為承旨請依天朝設擺撥癸卯公為禮叅漢陰薦
拜元帥巡嶺南嘉善元帥國朝一人公素悪鄭仁弘過
鄉不入仁弘使文弘道搆罷光海辛亥公為北伯以風
化自任一変文教○癸亥仁弘請除公折永昌羽翼至
丙辰被竄辛酉遼廣已陥中外洶々以為非韓某不可
為元帥遂自謫所叙拜兼都元帥開府中和癸亥反正
朝議以國舅不宜居外召還公以椒親不當與軍國事

纍蹶乞觧公有四婿李正絢淵吕綮判尹徵鄭玄谷百
昌次綾陽君 仁祖潛邸也公嘗各為別名戲之李稱
牢之言肥鈍也吕稱宫之言其姓也鄭稱蜜之言其輕
躁也綾陽稱彘之言氣像非凡也鄭嘗嫌比於蚤及公
被竄乃曰騁翁今作竄之蓋以鼠譏之公大噱
徐渻字玄紀号藥峯涵虛齋子 宣廟丙戌科判中樞
辛未卒年七十四謚忠肅 ○公才兼文武有萬夫不奪
之氣壬辰扈從臨津為号召使黃廷彧從事至北道黃
與两王子陷虜公以計得脫起兵援評事鄭文孚破賊
讓功不居甲午以御史廵三南陳戰守計擢嶺伯光海

癸丑以仁弘疏析永昌羽翼寘之在謫十一年癸亥反
正起拜刑判〇子景雨景霱
申欽字敬叔号象村又号玄軒又号放翁李清江濟臣
壻 宣廟丙戌科官領相 仁祖戊辰卒年六十三謚文
貞〇辛丑朴惺疏誣牛栗兩司避嫌公以副學與校理
崔尚重洪遵請出兩司公宋棋壽外孫應漑甥也應漑
以彈栗谷文示公〻曰栗谷眞山林重望攻之不可如
是應漑嘿然或云公嘗育於外家宋愛之及論栗谷袖
啓草使公讀之公大驚曰叔胡為作此事公本西人宋
以養於己家嘗為東論及聞此言太怒以所着靴尖踢

公〻氣絶移時甦一生齊痛云 宣廟命弘文館謄書
古經周易公以副學陳體天行健之方又命春秋三傳
合成一編又剳復讐之義特陞嘉善○丙午拜礼判有
人踈請追崇大院君倖相欲媚 上使探公意公正色曰
此有先儒定論豈有他議聞者色沮○光海癸丑與於
七臣之列就理得釋歸金浦瑩下以坎止名窩丙辰竄
春川名其寓曰旅菴辛酉宥還○癸亥昇平諸公謀舉
義洪鶴谷瑞鳳以詩與公曰前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
吾人睡足處夢唱亦風波公知其意而不敢應反正後
拜吏判尋入閣剳論治道陳四箴丙寅以命官掌試子

翊全孫晃俱中第大憲鄭經世啓人言藉〻請罷榜公
剳免相

黃愼字思叔号秋浦莊武公衛曾孫大受子牛溪門人
與吳楸灘稱爲城门兩生　宣廟戊子科壯元官判書
光海丁巳卒于謫所謚文敏○己丑公以正言論劾李
山海李陽元擬鄭謫汝立於金堤黃都望坐補高山辛
卯士禍被螫退居鄉庄後又居謫五年不出户以書籍
自娛○癸巳宋經略應昌令選文學士講論公與月沙
同膺選論大學製講語數十篇經略製序文曰端敬誠
慤之士○乙未公隨沈惟敬往倭營接待天將酬應倭

酋動中機宜莫不嘆服丙申隨楊方亨沈惟敬越海遇風舟幾覆公作文誓海神曰豺虎叢中既持二年之節鮫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損軀是甘稽首自誓某遭時板蕩許國驅馳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哉賴有衷恭之不渝可質上蒼而不愧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在今日得力顧王事之靡監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帆遥指日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避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裨伏願聖灵監此忱悃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倘一念之或息神其殛之告畢風定比至關伯待甚薄事將叵測两使问計公

曰出疆已定三計若和事順成隨天使往返若不成則任留雖十年亦所甘若大加暴怒雖殺戮亦所不辭諸倭来言閑伯將殺甫輩一行蒼黃公獨熟睡不起衆疑乃定既還陞嘉善後倭人逢我人必問公安否稱頌不已○辛丑公爲大憲以牛溪門人被仁弘門客文景虎疏斥削職○光海戊申臨海獄起公謂李相元翼曰初政如此不出十年必有士林禍吾儕不如早死相對慨然癸丑應犀獄公與月沙等十餘人被逮光海曰黃某於國有勳勞且予在東宮時多有輔導事豈有儻賊之理兩司論執竟付處○初甫膳學於原川公原川即公

外舅也與之相從見其心術不復往還甫瞻亟來見之諂笑溫言欲結歡公一不往見人皆危之及癸丑獄甫瞻遣所親怵以禍福公終不應曰我豈死生於度外矣子弟泣請往見公曰死生在天吾家子弟豈可往奸門乎○申公翊亮曰癸丑禍作死生迫頭雖以叔父雅量不無少变唯秋浦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石肝腸○象村嘗言吾儕朋遊唯白沙秋浦風致不可及白沙人傑風流似晋時人忠介政事毋出秋浦右者秋浦若在作相必在吾前必有可觀○在謫卒毋論彼此皆曰正人亡矣卒日攻之者亦曰黃公吾曾論劾他日得罪士

林何以舉顔云〇子一皓芝所
韓應寅字春卿号百拙齋又柳村右相謚忠靖
許筬号岳麓曄子吏判反正後追削
許頊号負暄堂忠貞公琮孫官左相 宣廟疾彌留柳
永慶將行禱山川頊曰有世子在大臣不可主此事以
故永慶敗而頊得免禍退居西湖辭連辛景禧獄付處
卒反正後復官
朴東亮字子龍号梧窓拙軒應福子冶川紹孫南郭東
說弟 宣廟朝叅贊錦溪君 仁祖乙亥卒年六十七
宣廟壬辰兼縮六曹通符春秋漢學敎授扈駕從龍灣

灣上素多妓樂時從官客居經年多遊狎公及白沙同
含索然○光海癸丑獄公供裕陵詛呪事故甬瞻所製
頌敎文有曰朴東亮兄弟共證裕陵詛呪之由金尚寯
父子亦言路人所知之情云云蓋金供亦有曰悌男之
心路人所知故也反正後公與金以此俱竄公流难嶺
海骨肉凋喪委命理遣不作隕穫悲愴之色云○沙溪
曰錦溪伊時雖有未盡而裕陵之变在人耳目今之議
者並以此爲無是則甚誣矣○跡齋集曰錦溪壬辰扈
從兼六曹郎明敏善辨以此受知官至一品年未四十
廢朝時供辭爲罪案坐廢而終洪鶴谷輓詩摶鵬忽失

扶搖勢病樹虛經爛熳春世以為名句○著寄齋雜記
子瀰号汾西錦陽尉漪子世采号玄石○活塘東賢治
川孫也官司諫嘗入謁聖科製甚佳時刻已過別監趙
來請袖去直授某台前公笑曰我為此事早已登第矣
遂析帖而出曾孫泰定○西浦東善活塘弟也官參贊
謚正憲子炡

金尚寯字汝秀号休庵仙源同庚從弟同占壬午進士
同捷庚寅文科由翰苑參判廢母時庭請收議并不參
癸丑誣告獄與其子被逮得釋反正後坐前事謫吉州
贈贊成○公孜孜進學遊黌宮所試輒屈其曹偶斐然

有辯言弱冠登解第二栗谷主文衡亟称其才由是名称士友○壬辰乱沈相守慶建義討倭公為從事費畫甚多又被麻提督儐使島山之役常在軍中提督甚敬重之○倭寇再逞朝廷將復請天兵事機甚急人多憚行公以史官方珥筆記註自請充下价 上即許之褒予甚美竟以史官不備不果○授四道調度使出入関嶺得栗累萬石軍食裕而民無病焉（出神道碑白洲李明漢撰）清陰公撰行狀曰應犀獄起一時名流少獲免者先生居憂病重與其子被遠方困苦不訾省而光海親加嚴問先生對簿語不能無少失次是日覩先生之事者皆

知其疾病迷亂誤聞者反摘訾先生先生墨墨不自雪
也惟作詩以遣志戊午奸臣脅百僚請廢 母后先生
不詣光海問金某曷不爲參或以禍福恐刧先生不聽
又命庭議令病者在家獻議先生終不與議後詔使至
充接慰使光海怒曰不庭造者可使僨乎廢棄不錄者
十一年 反正後追咎已事坐謫吉州乙亥蒙 赦入都先
生負用世之具而卒困謗議高明君子所必察以是請
銘云云○子光煜判書孫壽翼府尹丙子斥和婿秋峯
尹履之判書
金光煜字晦而号竹所進士一等同年文科參贊提學

屢擬文衡入耆社歷事三朝終始一節 謚文貞貳相
李直彥壻○仁弘誣毀晦退兩賢公以諫官憤然獨啓
至老而不死曰賊等之語斥之重忤姦黨○應犀獄與
先府君被逮光海見其狀而即釋之廢母之論大倡終
始不參削奪官爵仍致廢錮公買田高陽湖上讀書吟
咏家雖累空處之晏如也甫瞻大起江亭於公所居不
遠處亟來見公〻托而出他終不見之朴鼎吉必有相
識不忘舊情以詩探公意公和其詩曰殘花失色雖沾
雨枯木無心豈復春朴知公所操不變終不相問○癸
丑爲兩西管餉使毛將在椵島求索無厭貽弊 本国

無所不至公舉理防塞科外徵責之事一不施之華人
每嘖舌而退曰金餉使何時適歸果難翁也云不敢爲
恐喝之計○任羅州判小學及栗谷擊蒙要訣印布士
民勸課學業羅人至今稱之○臨終吟一絶曰無才無
德位因尊一髮無非聖主恩國恩未報身將死永作重
泉不瞑魂有自述銘

甲寅春江華府使鄭沆殺永昌大君時沆承甫贍旨鎖之密
室燒其炕令欝冒而夭云沆曾已害臨海至是與别將李廷
彪又害永昌永昌臨死呼曰軍士爺願活云云先是南師古
曰癸丑歲星落沉海王子亡息至是驗鄭蘊上疏曰殿下不

幸值人倫之變未免假手於麄悍武夫臣以為不斬鄭沆恐
殿下無面目入先王廟庭也臣之私憂又有甚於此者 大妃
雖或不慈 殿下安得以不盡孝於 大妃也況議已乖矣
復何疑間之有哉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倡廢 妃殺弟之議
殿下欲全母子之恩亟取三人投諸四裔云云三司論以絶
島安置光海怒其罰輕誚責三司拿鞫至秋再鞫李元翼鄭
芝衍俾救大靜安置焚其疏於闕下進士邢孝甲疏請殺鄭
蘊孝甲嘗學於蘊云〇鄭仁弘劄曰舉春秋先治黨與之法
則稚弱之議特一圈中一豶豕也至於遺教七臣之說臣不
能無惑誠欲遺命則明 正發命當如青天白日豈有闇然一

小紙獨付戚里之流乎又引呂后黜廟故事比 慈殿於哀
姜文姜而伸造認等之論光海答曰忠言極論愈往愈凜心
欲倖念但恐薄劣無以當之云〻爾瞻輩以仁弘之說爲的
聲勢益熾又使李漼上疏追戮悌男以爲廢黜計
乙卯光海移御昌德宮改舊行宮曰慶運設分司防守即 大
妃宮也幼學趙溭疏曰慈殿雖曰不慈於 殿下〻〻獨不能
以大舜之所以事親者事之乎今之斅慈殿者一則曰毋道
已絶二則曰顯有當絶之惡夫對人子言父母之過雖閭巷
小民有所不敢爲乃肆然言於吾君之前是以不敢待閭巷
小民者待吾慈不敬莫大是宜伏不敬之罪而罪不加身爵

帶華貫與臣民之駭目崩心者也又曰兩宮各處定省亦闕
嗚呼 大妃乃 殿下之慈母也寂寥舊宮與鬼爲隣 先王
之以 大妃托 殿下者必不欲如是也云云疏以二十四日入
光海怒不下批晦日傳曰自祖宗朝慈殿各處別宮之時非
一宮中亦無鬼邪之變爾所云云其直對公立政院庭下奮
筆書對曰各處別宮臣何知祖宗舊例乎兒童走卒皆以爲
聖上移御以避鬼神而 大妃獨不避臣只欲納吾君於無過
之地而已傳曰更問以啓公又對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定
省之闕亦有旧例乎鬼邪之變則火炮二十柄連夜放火此
何事也時光海使火炮二十名連二日放炮於大內故也毋

閙之日覘者如堵至定省曠亦有例之語有一宦在傍咄嗟曰此人必死奈何承旨李春元顔色惨然以手擊案而已大憲李覺大諫柳寅吉請省鞫委官奇自獻判禁朴承宗推諉不開坐越四年戊午始鞫仍繫因明年己未栫棘南海始公抱疏詣闕有一吏竊見驚曰此疏一入年少就死不其哀乎與諸吏引入歇厅時當盛暑或進氷漿或搖扇皆環坐嗟嘆漫時年二十八及就獄金吾卒相約曰若取一芥於趙公則爲無毋之人受刑時執杖者涕淚如流出則裂衣裹創左右無不揮淚初漢豊公往海西歸路逢自京来者問都下有何事荅曰士人趙某抗疏人皆危之漢豊曰是吾兒也其人即

下馬拜曰有子如此敢不敬云〻 癸亥反正首拜佐郎 大
妃垂簾引見賜酒給藥